震史記畧 五

書案下

震史記畧卷之五

十五年乙巳正月九日命招時原大臣吏曹判書南龍翼戶曹
判書尹尚運兵曹判書尹趾完工曹判書沈梓大司諫崔
奎瑞修撰睦林一引見時上曰國本未定人心靡係予有宿病國
本不可不早定卽令莫大之計不在於他若有遲徊觀望者
納官退去領議政金壽興曰前年後宮有高禖之慶臣敢進
獻賀之忱今國本之定乃宗社大計詢問諸臣後惟在處斷
之如何龍翼曰王子乃生臣民慶幸而定號之舉亦涉太
遽內殿春秋且鼎盛前頭之事有未可知今此舉措豈不太急
乎定國本之舉甚爲重大博詢講定未爲不可若決定於

倉卒之間則臣知其不可殿下以退去為教臣則退去矣尚運
曰宋真宗置我何地漢室定儲之請亦出有司今殿下之意
迥出真宗前頭正宮若無螽斯之慶國本當自定豈在
今日定號之定不定乎趾完曰龍翼之言誠是矣漢明德皇后
取章帝為已子豈非美事而即今王子幼冲事涉大據矣奎
瑞曰方當聖上春秋鼎盛王子誕生亦纔數月名號之定何若
是汲汲乎當從容訪議乃以官爵先為脅制臣下至有退
去之教殿下之待群下可謂太薄前頭正宮若無螽斯之慶
則天意人心自有所歸名號之定不定非所可論臣之妄意
差遲數年從容更議似合事宜觀望之教殿下不失言矣

沈梓林一以傳詢爲言上曰宗社大計不在多言依初下
教速定名號事分付十五日幼學柳緯漢上疏畧曰天誘
聖衷亟定元子以立萬世之基而首相只稱商謀之
慶終無一言及於達本暨乎睿斷旣決猶未將順草
草數語堇能塞責或以汲汲之言顯有持難之意噫
嘻此何爲也無奈平素之所蘊蓄而然耶雖殿下震之
以威退而黙黙其不心悅誠服蓋可見矣臣愚以爲名
之以元子不若直封爲世子伏乞殿下亟斷勿疑速加
封號使一國之人皆知殿下之有嗣子焉承旨李彦綱
等淸對陳其熒惑天聽嫁禍朝廷之罪特命絶島遠

竄南海 十六日 定王子號世子昭儀張氏爲禧嬪告廟頒赦
二月奉朝賀宋時烈上疏略曰昔宋神宗年二十八生哲宗
其母乃後宮朱氏也張橫渠聞而喜甚程子美其公忠
而朱子呂東萊表章於寒泉之編矣張程朱呂之前
後一揆者爲宗社純乎天理之正也旣曰天理則今日人
心亦豈有異同哉今日諸臣有位號太早之說哲宗十歲
尚在藩王之位至於神宗有疾而始冊爲太子時有嘉
岐二王之嫌逼如此優遊者以帝王大舉措當貴於于
于也況今日無有嫌逼之憂今日諸臣有正宮有慶之
說者爲先事周詳之慮也與中宗朝彥浩說相似而彼邪而

此正則欲沮愼氏之復而巧爲之說以基己卯之禍此則爲宗社
有或然之慮也今若持彼說以攻此說則謬矣昔年許穆進國
本未定之言當時殿下已衣若干尺而穆言如此故相臣鄭太和進
言元子誕生之辰卽國本已定之日今許穆之言臣未知
其意由是其言未售矣其後賊鐫等蓋緣穆言潛
挑禍機意逐金壽恒等而逆堅之謀益肆矣今聖
明雖痛詆人而安知不有繼而求逞者乎聖上在上自
無其憂而讒人種子安知不起於千萬之後乎伏望殿
下以程張朱呂之心爲今日諸臣之心以正宮或然之說爲
異於己卯基禍之心則宗社幸甚儲 急記儲嗣已逢分

分義大定之後宋時烈以儒林領袖乃敢以早定國本
顯有不滿之意引喩放肆則柳緯漢疏中不悅服云
者不是異説政院知悉　上御熙政堂政院玉堂引
見時上曰宋時烈疏有未曉處欲聞之名號已定之
後又引宋哲宗事實未知其意所在故招爾等
問之出示疏本校理南致薰曰所謂嫌逼者似有太
早之意矣修撰李益壽曰語勢似以爲早矣上曰
近日議論三分五裂者盖因尹拯之私書出於實
録廳故也以攻擊至於五六年而爲時烈者所言皆爲
苟且不若拯輩所言之白直也曽在乙丑李震顔

之投疏攻拯無非傾陷而其時金壽恒以震顔爲是
友其是非至今爲大風波朝著無一日寧靜金壽恒罷
職承旨李玄紀曰時烈疏以爲失身忘義甚不是矣
舉世皆稱其寃矣致薰曰此事屢煩章疏而拯則
使其門徒緘口不與校云矣上曰尹拯勿以儒賢待之
之教還收玄紀致薰曰聖慮所及遠矣益壽曰兩人
所達如此此則不然元子誕生之日人情已有所恃況今
名位已定苟非悖逆之臣豈有異議扵其間哉上曰
時烈疏中肆然歸之扵太早顯有不滿之意益壽身
居公論之地終無明白陳達罷職可也又教曰宋時烈

以山林領袖敢引宋哲宗事隱歸之太早當此國勢
单弱人心波蕩之日敢為之説此而置之無將之徒當接
跡而起所當遠竄而姑從輕典削奪官爵門外黜
送　傳曰領議政金壽興私書之出也以此攻擊至於四
五年頃日引對辭氣勃然語不擇發全無敬謹罷職　傳曰
睦来善金德遠拜左右相睦昌明權愈沈梓為承旨李觀徵為
吏曹判書李宇鼎為禮曹判書柳命賢為都承旨李抗吏曹
參議　府院君（李沆睦林一 李允修李濟民）宋時烈本以昏朝孽臣之子托以
山林之名濟以陰戾之性平生罪惡難以編舉當已亥大喪倡為長
庶之論以售貶薄之計當時之得保首領已是失刑及至今日國

有大慶名義已定而將心尚存舊惡未悛經營揣摩肆然投
疏乃引宋朝不幸之事敢為人臣所不忍言之言疑亂人心
動撓國本其心所在灼然可知請極邉遠竄答曰昔在乙酉李
敬輿人心波蕩之時仁廟震怒命遠竄時烈於國本已建分義
大定之後顯加不悅敢引宋宗事比擬今日濟州安置嚴
加栫棘　校理南致薰啓大司成吳道一頃於諸臣特除
之日值泮宮陞補政目小報輒即裂投渠雖內有不滿之
心何敢於多士所視之處裂破政目以示悖慢之色乎上
曰削去仕版　備忘記洪致祥當繩以重律而高年貴
主在堂渠雖負我我不忍負渠特為永削儒籍放

遂門外政院玉堂啓曰洪致祥明知其罪然後可正其罪矣上曰
致祥為人本来詭譎上年二月間日公主所来納東宮問安書
札東朝意謂例簡而折視則乃致祥筆跡而以真書列書姓氏
一張云房氏咸氏薛氏而更無隻字東朝覧而駭然待予進而
示之雖未知造意之何如而所為誠極悖慢至於搆亂國家
語逼主上乃倣出趙師錫請囑孫相之語也司諫李著晩請
拿鞫依啓 洪致祥刑問施威列書姓氏一款遲晩更招加卜由於
宮掖之説傳於李徵明云更招施威乃敢謗於難言之地該令
貴主有所云云身為王室至親乃以誣上不道之言公然傳説
而粧撰推諉刑推得情啓判付納李徵明以致祥査頓間致祥

凶悖之言必無驚動禁抑之意乃反傳於他人絶定配古今島○致祥子泰猷擊錚原情丁卯五月明安公主喪時淑明淑徽兩公主往長家歷入渠祖母淑安公主避接所淑安淑徽兩公主爲見大斂先已乘轎而淑明公主追後將發見其父致祥在傍謂曰趙相之拜相由於宫掖之說傳播汝巷汝亦聞之人心誠不測其父未及對兩公主催促同行故淑明則爲起去其父所聞蓋出於此而姑侄之間不忍質言傳曰致祥做出情節昭著之後乃敢推諉此擊錚勿施沈廷輔擊錚亦勿施致祥減死極邊圍置 院啓李師命圍籬安置南海李翊長興金益勳江界李頤命寧海李思永昌城尹堦康津李秀彦理山遠竄府啓金萬重極邊安置李選遠

竄配事並依啓　合啓金壽興李師命與時烈共濟某惡甲
寅理禮之日職居首席力拒先王之明命必主罷𣪘之
凶論庚申以後肆其狠怒戕賢病國黷貨網賂無所
不至家有悍妻助其爲虐爲子娶婦窮極侈靡貲
粧至於千金列録播於閭巷元子誕生之初入侍前席
佯示獻賀之意而請宥萬重托公售私及承定號之教
顯有持難之狀急上草記請改舉行條件請削黜又所啓
金壽恒十年秉國擅弄威福戕害類鎖斷國脉益勳師
命結爲心腹李仁夏尹時達使爲手足戚聯宮掖伺上動靜
急書屢上鞫獄連年李端夏之狂易一世所共知而及其

枚卜承順時烈之言遽置具瞻之位至親五人一時按道私
囑鄙夫次第分闢權行内外勢逼人主第宅之彌滿一
洞窧輸充溢私藏特其細過元子定號之時揣摩移
晷始稱違悍陰囑其兄請改舉條請罷職依啓 命復李元禎
官爵左議政睦來善請復吳始壽官爵上曰其時不但有尹趾完
避辭趙持謙亦有所達特爲復官 持平李萬元上疏請分别
宋時烈尹拯是非俾虛柳赫然褒賞韓泰東趙持謙 李聃命
上疏言以復設軆府爲臣父罪案而丁巳臣父疏陳軆府之宜罷
其後中州多事騷屑大行九日節製臣父與金錫胄同詣泮宮
時錫胄亦言軆府之終不可不復故臣父以此陳達庚申四月比

事出於元老萬鈇之招而委官金壽恒皆置而不問但至遠配及萬松之招而臣父被逮錫胄作小札於鞫廳承旨爲臣父極致驚嘆曰刑推啓辭若依允則鞫廳宜請收還而亦欲請對方朝報待之啓辭下後隨卽通報承旨以其札傳示諸人故臣得聞知臣父發配錫胄抵書噎之彼輩皆曰柳世哲黃壖丙午疏都慎徽郭世楗甲寅疏皆此人主之渠安得生出獄門又飛語云臣父出獄日不殺錫胄故有此變又曰神武門事復起惟恐錫胄復救臣父果然八月再鞫壽恒遽變前見操切益深錫胄落井下石云云

因俞夏益柳命天疏訟尹鑴復官致祭　金益勲刑五次物故

金萬重三次不服 以趙師錫拜相臺　命復柳赫然李壽慶官　館學

生李玄齡原城儒生安璥等疏請李珥成渾黜享進士沈
齊賢等上疏下誣三月黜享 以李玄逸爲司業 持平
趙湜啓請圍籬罪人李師命嚴鞫處斷依允師命刑
二次承旨服誣東朝誣上躬事段趙家誣謗出於致祥
而傳於萬重萬吉宦寺交通事段金錫胄謂申曇分處
率不可使故因朴斌南斗北交通金炫關營投書事段若
以傳示他人爲罪則固所不辭致祥言東平受恩異常極
爲可慮矣〻身曰以君禁竊子弟何不密覓俾無此患致
祥曰若交後宮家使東平不得相親則一助丁卯年間鄭
文望來請得朴廷英交結張希載欲圖得伺密東平

之密旨云云處斬籍産 洪致祥刑二次承服屢次加卜人
情疑惑忽有所疑而丁卯冬與師命酬酢得國東平驕
溢之說其後見鎰尹堦善東平家出入之說趙相〻見
之言聞於鄭文望買鴆之說亦聞於文望而知出於師
命極爲驚駭果爲交結希載圖得密旨爲師命譏密
之地處絞特爲減等 金萬重承服絶島圍置金萬吉
邊遠定配 合啓前後誣告之獄主張陰謀指揮諸賊
者金錫冑是也新搆甲第獨天輝日起自大寺洞連
跨典醫洞重門複户儼一宮闕精削栗補其堦砌廣
取黃柒塗其楹棲牛川亭墅勒買良民之田東湖

樓閣掠人世傳之基江華順天等邑奪取累百浦田官
家給種守令監穫窺處之所別設數四半夜潛從人莫
知處出入闕門武士跟隨締結宦寺詗察動靜中外之人
飲食肉寢波者十年于此請削奪官爵依啓 朴斌刑
七次物故李光漢金重夏金煥承服并處斬 前參判
李翔干連三省罪人斗任事拿囚初戊辰夏翔疏證
天安綱常柳世輝淫獄明白無疑請速按治至是公
忠監司狀聞言俞相一妻斗任受李翔柳世輝指揮脫裹
變吉來呈誘狀於巡營證母蒸獄皆出李翔之指揮書
給所志勸令呼訴亦出翔旨推覈後三省拿鞫令相

議李翔陰謀秘計教誘恐動構成蒸獄之狀既畢露
放各人之招加以抵書請囑陳疏誣罔使玄女縊死得暉
自刎手任陷於誣母論其罪犯合用反坐之律不可以年
踰七十有所容貸左相議同右相議母子謠蒸人倫大變
李翔之終是擔當必欲構成其情節有不可測玄女自縊
得暉自刎雖由於翔皆在未決之前不合於誣告已決者反
坐之律而自前元無比律論死之法今此李翔既無的當可
合之律刑推與否姑待手任生死查决後處之似宜命依
右相議施行 合啓請金壽恒絶島安置壽恒以憸邪
之行懷奸毒之心外加粉餙殆類象恭之驩兜中藏機械

實同腹劍之林甫十年掌銓擅弄威權八載首相恣行凶膽族類姻親盤據要津則勢焰之熏灼也門生故吏遍滿一國則黨與之衆盛也數年見斥積憾次骨憑一妖逆鍛鍊百端吉網之中得脫者無幾羅鉗之中冤死者相望撮其一二言之尹鑴賢士也聖上初既酌處罪之編配則誣以大逆必殺乃爾吳始壽大臣也而殿下仰體慈教貸其死則陳疏力爭竟至賜死身爲首相受命按獄則宜加審慎而乘時逞憾惟務快意一品名宰三朝宿將忠貞莫白慘被搆殺諸臣被謫者謂謂之誣惑人心或謂之締結力士危動上心徒之惡地其蒙恩放釋者又稱以造

成事端還配中道前後所達即一變書人之心殘忍莫至此極噫庚申殺戮之餘一齒人在者如綿而禍人之心猶不滿足招呼不逞之徒密授伺察之謀禍網高張誣獄連年及其敗露之餘欲售庇護之計乃曰益勲有罪則又曰児房密啓不知其不可項者設鞫之日數三大臣自初至終與於詞察之言迭出諸賊之招其一壽恒也尤可痛者寅緣宮禁潛伺君王之動靜交結主家密作飛語之堦梯自請暗昧無知不料聖鑑之先燭噫錫冑之凶得壽恒而益肆師命之慝藉壽恒而益穩請絶島安置罪人金壽恒亟正典刑荅曰予豈不知陳列之出於至公大臣按律似難

容易勿煩 三月十六日寒食上親祭莊烈大妃魂殿祭罷
百官奉慰忽見日蝕旣 不當食而食人皆異之 閏三月
吏判沈梓禮判閔黯刑判李守鼎兵判尹深工判閔
宗道判尹吳始復左參替柳命賢吏參俞夏益刑參
朴相馨工參申厚載右尹尹以濟戶參權愈江留鄭樸兵
議李瑞雨大成柳命堅戶議李義徵禮議俞夏謙參知
李玄記護軍睦林儒上疏請金壽恒宋時烈亟處三司之
請荅曰三司之請公共之論壽恒貫盈之罪揆以王法斷
不容貸時爲賜死宋時烈旣已荐棘俾絶奸萌何必按
律閔鼎重遠竄○熙政堂三司入侍時請宋時烈拿鞫洪

洪致祥正刑并依久　持平裴正徽啓人臣進言凡聖躬闕失
隨事極論無所不可而事関先王先后則不敢容易論下
而趙嗣基因其自明語及乙卯辭意益悖自不覺語逼先
后此等無倫之言肆然加之於不敢言之地若是無嚴至於
宮闈間事尤非外臣所敢聞知者何敢無忤反目始雖相嫌
豈不感化此等語反復論説有若真有外間傳説者然言
之乖悖莫此爲甚請遠竄不久　湖南生員金榕慶等疏
畧曰伏見嗣基疏首尾屡百言無非詆毁明聖母后之語其
言曰大妃遂與上御宣政殿上東向坐恰似文定時噫嘻痛矣
夫忠順堂事實是國家之不幸爲臣子者但當深傷永

嘆以悼善類之無禄而已不但明言顯斥歸過於先后况
聖母之出御宣政誠出為宗社至計而敢以宣殿之語隱然
比倫於忠順之變若以聖母真有戕殺善類之過反復臚列
無非切逼於慈聖者又曰聖明體羣臣而仰明其不然實
以覺悟慈聖之心無有疑沮然後可以立朝事君不然奉身
以退言之悖慢胡至於此〻皆惡毒之積於中而言辭之發
於外以致懟於聖母者也其疏又曰慈聖親自臨喻丞施流
放之典寧有一毫宗社萬不獲已之計乎又誣告之計雖不
售於殿下而已自眩惑於宮闈者狼藉矣此則以不韙之目仰加
於慈聖以快宿忿而釋私憾嗣基亦人耳何敢肆為惡言搆

成悖誚以厚誣聖母於殿下之前哉乃者臺章辭意嚴
寡過為容覆罷勉護惜為嗣基則可謂至矣其於天經
地緯何如也伏乞以嗣基之罪上告宗廟下示中外亟施誅
絶以正王法焉答曰嗣基之疏極其悖妄無論已施譴罰矣
金炫處斬 二十日熙政堂三司請對入侍時合啓依允後上曰自
古豈有如予身之所遇者卿等拔本塞源之意予亦有所言
矣宮闈之間無關雎之德有妬忌之風丙寅年間禧嬪初授淑
儀時與貴人為黨一日謂予曰夢見先王先后則曰殿與貴人
福祿延長且有螽斯之慶如宣廟朝淑儀則無子無祿
而與庚申失志之徒交相締結做出罔測之事不利國家元

子既生之後益有不平不悦之色國本早定為此故也承
旨李箸晩曰殿設有未安之事惟當徐〻鎭定何必如是
宣露於外耶古人云不痴不聾無以作家長張公卽匹夫也九世
同居只以一个忍字則殿下何不念和平含忍之道而有此下教耶
臣等聞此教直欲痛哭流涕矣上特命罷職諸臣相繼陳
達上曰致祥壽恒伺上動靜飛語造謗無所不至俚語云獨掌
不鳴内間盥洗時貴人例有奉櫛之事丁卯年間入對御前時
予以引見説話親録小紙置側俄使所在使之窮搜則納諸貴
人袖中勢不獲已始乃還納問何故袖此以遁辞答曰錯認閑
漫休紙其心所在實難測度將来國家必有禍乱此予所

深夏也　二十三日中宮殿誕日問安備忘記大殿問安併勿捧
政院玉堂問安批答文周中宮殿承傳色朱彬今日問安
批答不稟大殿任自誤傳拿處政院兩司賓廳相繼請國
母誕降之日問安大殿臣職當然請還收文周內官拿問之命
答賓廳曰目今宮闈無幽閑貞靜之德有呂霍惟悖之行朝
晝言行非患妬忌懟則輒以怒色相加積以歲月望絶感化反
其本心未售計無奈何則乃敢自做先王先后之教公然倡說
肆行胸臆予年將三十始有元子此誠宗社臣民之福也苟有
一分秉彝之天慶幸之心顧復之情宜無異於己出一聞生男之
奇大加愠怒之色無倫不平之語不一而足益視王家情迹綢

綴若此不已日後之患有不可勝言此實得罪宗社之人也
何可同臨於一國乎謹按舊典宜速舉行大臣以下請對入侍賓
廳三啓合辭請還收賓廳批旨令相以下聯名上疏右相金
德遠劄子令左相待罪疏府啓請還收獻納李萬元遠竄
右尹權說拿問刑判李宇鼎校理姜銑罷職應教李湛削黜
之命答以勿煩右相金德遠章百官廷請 前判書吳斗寅李
世華前參判俞櫶前應校朴泰輔等七十八人上疏曰惟我母后
之主中饋而臨一國者今已九年于茲矣先后之所親選以托我
殿下而殿下所與共經先后喪之者也中外之過言不聞臣民之仰戴
方切伏見昨下賓廳之教辭旨極嚴有非臣民所敢忍聞者王言一

播觀聽震駭豈意聖明之世乃有此傷恩害義之舉耶噫宮闈之事有非外人所知臣等未知所謂假托矯誣者果是何事而設令內殿微有過差夢想所記不過語言之失而未著行事則此胡大過而遽加摘發暴揚不少假借被之以罔極之名震之以不測之威何哉況元子誕降實是宗社無疆之慶深山窮谷莫不懽忭則內殿之心寧有不悅者乎頃年遴嬪御之舉出於內殿之勸導則其憫儲嗣之不廣而忘有我之私心蓋可見矣及今元良載誕之後反懷不平之意加以惡對之心揆之常情必知其無此理也婦人性偏鮮不妬忌自非姙姒之聖哲前世后妃誰能免此閭巷匹庶之有一妻一妾者必須慎名分畧苛細以防閨門不靖之端諺曰不癡不聾不以

作家長信夫苟或不然釁孽生於相軋嫌起於相逼雍閒愛惡之
說交亂於其間而浸潤稔熟不復究察則其禍之所流可勝言
哉殿下每以為宗社慮患為教臣等尤有所未曉也元子既已
進號上係於嫡則即為中宮之所子矣烏有傾中宮而後方安
元子之理哉異時元子漸長聞知今日之舉則豈不盡然而傷痛
乎傳曰父母之所愛亦愛之又曰子不宜其妻父母曰善事我
則子行夫婦之禮終身不衰設令內殿處事有未當放聖心
者若念及於我先后當日撫愛之篤則以殿下惟則之思豈忍
以廢絕之意加之以無所難哉易曰龜允悔妄釋之者曰謀從龜則
合天心自有此事以來凡為殿下臣子者自大臣卿宰下至三司

庶官或登對而極諫或在廷而呼籲讙責相隨而不知止至於草布之士婦孺之賤莫不奔走涕淚凡若是者豈有他哉良以天地氣乖萬物不遂父母不和衆子不寧故也人心所在天意可知殿下深惟大義之所在俯察羣情之所同収還威怒亟寢成命俾天地日月復見合德而齊曜以副東方億兆顒望之情不勝幸甚疏入夜二鼓上震怒以黄輿出御仁政門趣命設鞫闕内外震動吳斗寅李世華次第入檍以病重遣子貸置命還釋世華撫膝怡然曰此身歷官内外國浹肌今日之杖何敢言痛上問製疏人前應教朴泰輔自首上曰不殺此漢何以雪神人之憤前下備忘已備言罪狀而斗寅等以予爲偏然則予同誣告之光

漢宜用反坐而廢予矣讒間等說孰從而聞之相軋相逼等
說並出問目此疏窮凶甚於金弘郁矣恭輔對辭抗直終不
少撓上愈怒浸潤二字厲聲曰汝敢肆毒背我而自附於奸
慝之婦人乎恭輔起伏曰殿下何忍下此教耶父若發過中之
怒欲黜無罪之母其子豈不諫乎殿下無故而有此舉臣等
出万死進疏豈有背殿下之理乎上益怒曰如此悖物殺之何有
連施刑訊命入火刑壓膝之具斗寅世華各刑一次直對不屈
又刑恭輔皮肉糜爛正容自持神色不變上愈怒問夢兆之
說恭輔對曰雖以中宮爲渠信夢兆此實殿下好夢之致也上
大怒命壓膝十三次神色自如無痛楚之意供對愈詳上曰

猶不遲晩乎泰輔微笑曰臣到此遲晩內欺臣心上欺殿下如此而謂之臣節乎臣於今日盡臣節矣臣出入經幄十餘年少無輔導使殿下有此過擧此臣之罪也上促令遲晩泰輔笑而對曰臣若遲晩則不免爲不勝刑誣服之鬼矣今臣母年七十父年六十餘矣臣若死於今日而不得復見則人子情理豈不念及然許身於國豈顧於私乎速加誅殛勿令勒捧困閉眼緘口上復誘以生道曰若遲晩可以生出矣泰輔曰殿下何用欺臣直驅誅之其誰禁之而乃以詭道欺紿耶上下視良久遂起入內命內兵曹鞠之令相權大運劄請減死遂命島珎圍籬安置行至露梁而歿斗寅配朔州道歿世華配義州 備忘記金女一自

八宮後火無敬愼之行妬嫉之擧不一而足外與壽恒及主家交
結和應伺上動靜宮中凡事無不漏洩所當繩以王法而姑從
寬典収其爵號　前司諫李后定上疏極諫且請還収李萬
元等竄黜之命三呈不捧　判府事鄭載嵩呂聖齊趙師錫
新及第李師尙上疏併還出給　五月四日王妃閔氏出宮命同
春秋俞夏益檢閱閔震炯考出實録命依成宗朝尹氏例
廢爲庶人乘小屋轎出自曜金門歸于安國洞本第儒
生數百拜哭路下泮儒捲堂　備忘記嬉嬪張氏毓慶國
家歸自結髮仁孝恭儉德著後宮可以母儀一國進陞王妃
令禮曹一應禮節卽速擧行　領府事李尙眞上疏畧曰頁

累賤臣老而不死忽聞聖朝有非常之舉過臣舁至城外欲叅庭請朝儀遽至欲進一疏禁令施下無路仰暴曾以配體至尊母儀一國之正宮枝今為廢婦之私第决非聖世所宜有亦豈臣子所忍見哉偹忘記成廟朝處分未定之前固有力爭者而處分既定之後無一人復敢是非君臣之分義固當如是世降俗末朋比滋甚自以為寧負君父不可不伸救私黨將與逆姜而伸究緣至於亡國而後已李尚真極邉安置道初配蔚山教曰極邉之意安在改鏡城又改北青 御營廳將校蔡以章以陳疏事通文各營將校聚會三清洞沈季良啓請拿鞫受刑三次 兩司合啓宋時烈已亥議禮貶君父將

心一也敢以檀弓免子游衰肆然陳疏夫檀弓之免譏舍孫立子也子游之衰譏文子之廢嫡立庶也渠何敢以次嫡承統十年君臨之聖主爲不當立之庶子而將謂見譏於知禮之人此將心二也元子定號億兆胥悅投進一疏敢引宋朝不幸之事動搖國本將心三也且有滇自長髻來投凶書有嫡統失序之語時烈自明云臣無拳無勇不能辨貫高啚不軌於漢祖以何意引此以自況乎蓋欲肆惡而不自掩其本情矣癸丑遷陵之日與金壽興書曰庚子親審之時不改等無一毫自反之語而專罪諸臣不可不以子家駒對照公之語進規又曰廢却展陵溫泉則逐年行幸噫嘻此何言也

向日疏中許穆早建國本之說謂之潛挑禍機至於逆堅
之事益肆殿下誕生之初請建儲位何關於逆堅耶請
濟州安置罪人宋時烈拿鞫玉堂請從兩司之請答
曰時烈極惡之狀予已知之既加荐棘何必按律 三司合啓
宋時烈以陰凶之性挾權譎之智內畜禍心外示朴野談經籍
而文其奸語性理而歸其辨飾詐鉤名如安石惠卿陰謀
戕害如林吉盧杞勢焰隆赫如竇憲梁冀順非堅偽如
少正卯遙執朝權如賈似道以一身兼八凶罪凭藉寵靈
籠絡一世國柄在掌握禍福過於人主輕視君父畧無嚴
憚凌轢公卿有同奴隸政令廢置盡出指揮慶賞與奪

一任好惡暫有違忤縱鷹犬而搏噬順其指使以爵祿酬報

宰相不得爲宰相銓官使一世知有時烈而不知有君父假稱

道學自擬朱子如王莽之每擬周公似道之竊慕謝安大

勢所在擧國靡然搢紳章甫托以師門稱道贊襄轉相誑

誘註誤一世頌莽之徒遍於八路陷溺人心之禍必將累世而

不除欲掩貶薄之罪則豫定世室於孝宗欲亂豫定之踪則

追加徽號於大祖安有三百年之後追加徽號五六代之前豫

定世室之道乎請拿鞫嚴問以正邦刑答曰依啓未及拿來

令相權大運左相睦來善右相金德遠大提學閔黯等聞

其疾遽入對言罪惡已彰無容更問請速賜死上允之六月

令所到處賜死 三司合啓閔鼎重以陰疹之氣虺蝎之毒父
事時烈密授方畧鷹犬布置於朝廷黨援星羅於八路至
於己亥乱統神人共憤弃善道之貞忠直節枉被投畀之
典穆許之德望文學亦在禁錮之科皆此人所主張也庚申
復入之後凶冑同謀奸恒同悪羅織百端卒成大獄終使
一品名宰三朝宿將騎前就戮人間之至寃莫白地下之
飲恨無窮辛酉相臣之死始旣行賂陰嗾末乃投疏搆
殺前後誣獄皆出其手雖以微事言之三清祭天之舊
壇天起亭榭結搆宏麗噫有此無厭之心何不遂取武
庫請極邊圍籬安置(碧潼) 七月大臣引見時楨柟許積兵

挺昌命復官爵仍削保社勳　因右相金德遠啓請吳斗寅朴
泰輔并復官爵　命罷燕市貿易百官章服外禁紋緞
陞黃海道所江僉使爲水軍節度使　十二月白虹貫日
十六年庚午正月命復設勸武廳筵臣曰人臣效忠文武無異近
來武榜自無士夫請復設勸武允之　改南別殿爲永禧殿奉
太祖世祖元宗睟容本世祖懿淑公主第中宗朝爲端宗王妃
宋氏遜位時宮光海爲其私親恭嬪廟名曰奉慈殿至是改
號　禁府罪人李翔物故　五月暴雨崇陵封域一夜間崩
頹有若平土　極吳挺纏拿鞠四月間極妻以諺簡納丸
藥三箇于禁中曰此藥極良於痘患且益壽可服於元子

故進乎即詣内殿使修荅更求之㮔妻發明曰初八之簡與此
簡相準則可知真偽上以其藥和飯飼猫〻即斃且其時㮔
有黜妾與婢之事外間喧傳其叵測至是挺縺徃令相家細
傳流播之說令相大驚邀左右相同坐問之具言亦如之
於是三相請對拿㮔窽問㮔以全然不知為對且言妾與女
行凶家内做出何言陷害嫡室之事不一而足故黜妾遠庄
送女天家挺縺招曰叵測之說令相問以閭巷間有此說公
亦聞否矣身曰最晚或聞常漢傳說如台所聞者也㮔乎
屛女黜妾聞以家間咀呪事之其日問荅不過如是矣㮔婢
雪禮貴香推問不服挺縺更推問目汝矣身對令相曰此

言有苗脉自 禋家稱以夫人諺簡貴送成藥三丸曰此聖
痘之劑故封進云自内與猫輒斃於是大駭驗其筆跡大似
禋書請殺其女上教以不可以筆跡之疑以成罪姑寘之云矣
又問黜妾事荅曰其後其女又欲害其嫡母咀呪發覺禋又
奏以妖惡如此決不可容貸自上命以并其前罪而遠黜之
其母亦不可仍在并黜爲宜爲教故黜女于嶺南舅家黜
其母于海西如是之刪酌後領相通于僚相翌日三相齊會令相
招問挺緯則所荅一如前言云而原情如此從宗直告挺緯招
鄭重萬妻禋妹曰近来叵測之説自吾甥家藥物入送大内之説
傳播閭閻而甥家旣無是事内間又無是言此必欲害甥家

者之所為云而咀呪黜妾事亦聞於重萬妻矣又曰矣身更拿後鄭妻三度移書令齒供辭必如前招保全人生云云納其三丈諺書重萬招内諺書筆跡或似彷彿而元無所聞於其云臺啓請拿鞫鄭妻上以至親婦女處之為難鄭妻配龍仁重萬鐵山挺緯削職　六月冊封王世子　夏久旱遣大臣祈雨是日雨上喜甚遂以禁苑醉香亭更名喜雨親製銘以志之九月正言宋廷奎疏畧曰前世帝王惟光武之處郭后者猶有可觀當特稱其盛德後世傳為美談昨年之舉亦殿下之不幸其所以處之獨不可以光武之心為心耶曽已配千乘之尊為一國之母而一朝乃與販婦沽女雜處委巷糟糠不厭

而曾莫之恤斯誠一國之羞不可使聞於天下後世者也竊聞
庶人歸著之後親戚隣里不敢通問往來而門窩閴寂草萊
滿庭桂玉之艱固不可言而水火偷竊亦可慮也殿下何不念及
於此耶臣謂殿下宜感簪履之舊恢天地之量憫其孤窮哀
其困苦权罷別宮使人守護衣粮饌物量宜結給使其得有依
托免被凍餓是亦殿下處變而不失其道也答曰不有禁令挺
身投疏誠可駭然 二十七日 世子宮堦上有兩蛇縱橫如十字翌日
世子移接于內醫院 大司憲尹搢疏畧曰臣之甲子事實負
二罪蓋臣於宋時烈自少師事不幸情義不得保終卒以書札間
事橫生閒端妄言速戾辱及其親致使朝著不靖士趨乖離

臣罪一也尹鐫先臣所相善也自其禮訟初先臣已斥失其身
告譏不從終至於絶則更無可論而向来一番疏章每以賊
臣爲扶護鐫抑勒爲說無所不有乃者筵臣之伸鐫也擧
臣以證之先臣既已斥絶其人則謂之扶護者謬也臣本嘗
言其寃則謂之稱寃者妄矣傳曰疏語不美還給　十一月
冬至有狐入仁政殿後達夜鳴號者七八日内官金碩周捕納
賞給
十七年辛未正月日食　二月月食　幸貞陵歷臨闕王廟用大
臣議行揖禮後者實録宜廟行再拜遂依此定式　進善
丁時翰疏畧曰其二曰嚴家政臣於廢庶人事尤有惑焉其配

體殿下幾至十年今雖見廢猶當處之別宮待之以禮以存
帝王之家法以全舊日之恩義而今乃加之以庶人之號置諸閭
閻之中殿下之待之無已太薄乎君子之絶交不出惡聲今殿下
太欠惻怛黽勉之意反有劫迫必息之舉此中外人心所以愈
久而愈鬱者也頃因儒臣大臣所達有修理別宮繕給廩
料之命旋即停罷臣竊惜之又聞詢問諸臣以世子定爲號雖
有一二同異之論究其本心豈有他哉今乃以此爲罪一幷斥退
除拜宮僚不爲參合舉措偏重割拆太甚有若一家之私事況
殿下以一國臣庶全付我世子而不以至公之道牖之反以偏係之
私示之甚非所以教之以正而一視同仁之義也其四曰正朝廷

今此更革之際誅竄相繼大抵此等人以殺戮導殿下而反受
其殃此固天道之必然也彼初非不告殿下而擅自為之乃欺
誣殿下而售其詐則殿下受其欺誣使得肆其猜殺今當悔
悟之始殿下以前日之見欺者為戒朝臣以前日之逞憾者為懲
君臣上下交相勸勉大開寬仁之政實國家之福也況我朝寬
仁立國列聖以来禮遇臣隣不忌誅殺豈有屢誅大臣如殿
下者乎臨御十六年時事三變而每於變革之際專用一邊之
人屏退者含恨次骨得志者恣行報復朝廷禮讓所在而作一
戰場搢紳風化所先而徒事傾軋殿下一任其所為不思所以
消瀜彼此劑人心之道臣恐循是以注則殿下之朝廷征戰無

已時也況寸難之數莫甚於此時而乃舉國而分之古人云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殿下進人退人加膝墜淵執德不固與奪無常故羣下之事殿下者皆無長久之計各為身謀不念國事朝著之間氣像淺促泯泯棼棼日趨於危亡之域臣不知稅駕於何地其五曰慎用舍殿下卽阼以來乙卯至己未皆以為賢而尊之寵之者凡幾箇人而至庚申非誅則竄非竄則斥其可謂賢耶邪耶自庚申至戊辰亦以為賢而尊之寵之者凡幾箇人而至己巳非誅則竄非竄則斥其可謂賢耶邪耶然則自己巳皆以為賢而尊之寵之者臣未知他日之果為賢果為邪也其六曰開言路朴泰輔吳斗寅之死尚忍何言殿下視前史撲殺言者果

是何如主也滿庭臣僚無一人力諫者臣竊惜之且殿下所厭聞
之事必先立禁令雖未能設誹謗之木其可以禁令防人之言其
中或有一言半辭少犯時諱則羣怪聚罵以為昧事之癡漢所
論不過所退異己一世之風聲習氣以至於此殿下試於燕閒之
時以十六年行事一一勘驗曰某年某臣陳某事吾所以應之
果有合於納諫之道耶傳曰削奪官爵申白衣之禁國法
禁白衣明宗乙丑以黑經國恤仍着素服為華人所笑宣廟
朝申禁士人亦穿紅直領至是命着青衣 閏七月以御製戒
黨論詩下政院曰從古禍人國莫如黨比酷東西幾標榜老少
轉横抑公道月論表私心日係着須知殷鑑通終始竭忠力仍

下教曰朋黨之禍尚忍言哉曩日羣壬秉權私意日勝末流之禍終至義理晦塞今如理清明一乃心力夾輔王室 十二月特命復成三問等六人官爵致祭賜祠額曰愍忠備忘記今日此舉寔紹世祖之遺意光世祖之盛德也命盡前代可法者八事作屛以進

十八年壬申下銀鼠皮裘二領於政院命焚之 紅疹大熾 八路大水 十月上聞洪萬恢家有棕櫚本遣掖隸求之萬恢貞明公主子也庭伏曰臣項踵膚髮不敢借但跡連國戚以花木進有罪不死臣亦不敢留對使斫去之上聞而稱善

十九年癸酉四月封崔氏爲淑媛 六月司諫李東標疏畧曰殿下每

以廉隅太勝爲言以臣觀之但見廉隅都喪奔競成風于進務人濁滓橫流從他矣買區區呈告之紛紜曾以是爲廉隅乎雖然此惟言其末耳臺官之失職固已久矣而殿下所以優容臺閣亦未盡道一臺閣固爭而不足一大臣片言而有餘今日言路之杜塞豈獨爲諸臣之罪哉君臣之間情志未孚督責隨之羣下震慴畏首畏尾所謂惶恐待罪承政院聖教允當備邊司者不幸復見於今殿下傲然自聖於億兆之上豈不爲便而其如覆國喪邦何哉噫殿下屢進廷臣而屢黜之矣當其柄用若將加膝及其斥出若將墜淵易置之際誅殺輒行國脉安得不病而人心安得不搖又况

內言之出外言之入一不由正道人君一爲所中其計售矣伏
願殿下痛絶私逕明達四聰擇其公正忠實者至誠寵遇使
之竭心國事則孰敢不畏威感德爲殿下用哉 前監察廷最
績疏畧曰俄遭陽九大老禍物杜門屏跡衣室憂時朴世采丁
時輸貢然徵起責成師傅寺人媵嬙疏遠不通肅整宮壼與
讓國家能順貫魚之序敬導修齊之規則正倫理篤恩義無
所往而不獲其當矣趙嗣基之尚保首領復掛仕籍朴命昌造
詞蹤嗣基昨年封章一字一句率皆無倫侯司謀遮隨呈隨退
不出大槩一隻金鳥泛彼苑邪好此不已必漸尋丈朴泰輔忠
直凛烈宜赦其罪扶彜倫勵士氣命拿鞫杖死 九月辛齊

陵還駐松京試士于滿月臺蠲本府舊還
二十年甲戌三月焰焰廳墻壁忽有錢痕團〻相連常平通寶四
字印在分明簷棟宇楣之間無不皆然經月不滅 上親製
箴賜世子 金春澤韓重爀等潛聚銀貨與朝廷士大夫暗
通宮禁稱以謀復中宮閔黯詗發咸以完告變黷與柳
命賢李義徵請對設鞫重爀等及李時揖崔格累刑不
服 四月一日備忘記項日賓廳日次乃國忌而汲〻請對閱
黯以咸以完事陳達仍請推鞫纔過一日張大獄情昔之囚推
今爲鞫獄昔之定罪今爲極刑一口二言使三木囊頭之罪囚
充滿金吾轉相告引輒稱面質幾盡請刑若此不已一遏之

入其得免栲椋竄殛之科者鮮矣其愚昊君父魚肉搢紳之
狀極為痛駭叅鞫大臣權大運睦來善以下并削奪官職門
外黜送右相閔黯禁堂柳命賢鄭維岳李義徵睦林一并絶
島安置咸以完希功告密萬々痛惡嚴刑五次減死島配韓
重爀李時揖康晩叅崔格等減死邊配　傳承旨玉堂并罷
職金夢臣尹德駿李寅燁玉堂除授俞集一金時傑李寅炳
柳尚載兩司除授　傳曰前兵使申汝哲為訓鍊大將李義徵
代前領相南九萬叙用復拜領議政(權大運代)柳尚運為吏曹判書
(李玄逸代)江陵府使徐文重為兵曹判書(睦昌明代)尹趾善為刑曹判書
(閔就道代)申益相為工曹判書朴泰相為吏曹叅判　御將黃徵守禦

使吳始復摠戎使張希載因臺啓遞差御營大將尹趾完守禦
使李世華摠戎使李世選為之 傳曰金壽恒金錫胄李師命
洪致祥南龍翼并復官爵 備忘記宋時烈貶君乱禮之說不
過彼輩脅持之論特為復官故判府事閔鼎重一體復官并
賜祭 傳曰趙嗣基誣辱先后之罪不可一日容貸於覆載之間
拿鞫嚴刑取服 傳曰嘗救嗣基人金德遠付處洪州李玄逸遠
竄洪原閔宗道追奪柳命遠竄康津張希載極安邉置明川 傳曰
中殿閔氏復位又傳曰移處別宮命下之後使人致問則辭意
悽惋悔意殊切令人感動予今日之心亦古仁寅之心也更命
入處于西宮景福堂供奉如法而入宮時用屋轎摠管及軍

門執杖差備導從斯速擇日以入又敎曰十二日拘忌不至大段以此日入宮事擧行中宮遜于安國洞私第宮供旣絶兄弟進供一牝鷄后命放養之其形漸異化爲雄鷄又庭前玉梅枯死三年忽開花至是復位 備忘記邦運回泰中壼復位民無二王古今通義其收張氏璽綬仍賜禧嬪舊爵以爲世子不廢定省之禮又敎曰廢人不可無恩禮移別處宮於義宮守直致廩餼酌擧行 傳曰自明日大小諸臣中宮殿依例肅拜而馬牌內旨等事爲先擧行十三日政院啓曰壼位陞黜是何等大事親承朝廷齊議遽下一紙備忘於政院此豈大聖人處變審愼之道乎亟召大臣宰臣及三司諸臣會議朝堂務得至

當之歸傳曰玆事莫大草〻擧行之果非得宜依啓辭施
行 十七日 領議政南九萬所啓政院之啓甚是失當已巳禧嬪將
陞壼位之時為其時朝臣者以禮廷爭執可也及夫名號已定母
儀一國則凡為臣子者皆事之以國母矣到今又有還降之擧其在
已巳何異以臣子常禮言之亦當以死爭之而但今日之事與已
巳差別者中宮殿以當初正后再復位號而又爭禧嬪之降號則
難免二尊之嫌此今日臣子所以復位為慶且以降為慼惝怳難
狀而亦不敢有所陳白者也今若欲使諸臣會議以定則是子儀
母而臣儀君祇見其欲重而反輕欲當而反失非但臣子之所不
為亦恐非殿下之所當詢於諸臣者也上曰當初政院啓辭本

意元非更欲是非可否之謂也以廟堂不得親承傳教之
故欲重事體也大臣陳達如此勿爲會議可也 備忘記
追惟己巳之事不覺忸怩于中莫容悃愊抉摘語言遂至
恩禮衰而幽鬱莫伸予常平心徐究恍然覺悟寤寐轉
輾積有年所然則今日渙發綸音重正壼位寔出於天理
之公而賴宗社之默佑也 前頭教文以此意明白措辭 閏
五月十八日 冊禮告成告廟頒教陳賀 六月一日 授冊寶復位
領相南九萬啓今此禧嬪降號乃仍中殿復位其與以罪而
見黜者不同而政院啓辭有壼位陞黜之語若曰陞降則
或可而其云陞黜大非其宗至敬至嚴之地措辭失當推考

何如傳曰允 傳曰金萬重延最績復官 趙嗣基刑十次結
案正刑 合啓已已廢妃之際身為大臣袖手傍觀職在三司
何意順旨半日庭請暫時伏閤終歸於應文塞責汲汲
奉行如恐不及實録考出之請有若應行之典貽禍後嗣之
語騰諸播告之文其時相臣權大運南海睦来善河東極邊遠
竄大提學閔黯絶島圍籬三司睦昌明朔州李元齡蔚山裴正徽
富寧鄭善鳴鏡城權珪康津沈檝邑城沈季良龍川極邊遠竄依
啓 吳斗寅贈議政朴泰輔贈正卿從吏剛柳尚運之言
左議政朴世采右議政尹趾完初筵陳達咸以完所告諸
因不可不接問中宮復位自上一朝覺悟斷然行之光明正大

日月之更明若如康晚恭所言此何等事渠何敢圖之
圖之又敢於何上為之改容初金春澤等羣不逞窩結幽伏
詭稱圖復壼位黯偵得遂起大獄欲羅織魚肉之上覺之反
鞫黜而盡釋諸囚至是趾完曰此輩以黯告而不一鋤治其
為聖朝之羞何如入而奏上出語首相遂按治之 領相南
九萬請治韓重爀等罪上疏曰今日之舉若謂羣不逞一
分有力於其間其為聖德之累何如也鞫其虛實快正王
誅為聖上解中外之疑惑為坤宮明復位之止大為士大夫洗
千古之羞欲是故人所謂尊朝廷於日月之上者也又言朝廷
屢變黜陟靡常禍乱之作雖根於黨論翻覆之機或疑

以他逆國家有千古盛舉而訛言先已流布臣於獄案得其情狀所聚之貨盡歸酒食裘馬之費其非為復位昭昭又請稍疏黨人之罪曰議者言治黨不嚴畏其根復為他日地噫今日朝廷所當致力宜在掃除偏私必期無他日可也今何以他日為必有之事乎上皆納之希載貨死重烋竟死一邊嫉之曰嵯出鄉生姜敏著投疏逐出之　左相朴世采進劄别單四本一曰廣主德始以宫闈言之大分既正新舊変易之後抑或有不能自安者矣左右僕從雖已飲戢而其間或不無反側不靖之徒矣苟能於居重處輕而開導善安護之禮遇恩數疊加優厚使微者亦得以畏罪革面以之無他閨門之

内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苞苴不達女謁不行則此殿下處宮
闈之仁也二曰尊國體自甲寅至于今朝著四變初則起
於代奠之日次則成於戚里當朝之時皆有源委矣至
己巳之事殿下固憂儲嗣之深切今日之舉特察中宮之
寃痛獨斷於宸衷者而乃有閭巷金貨之言傳訛訛
誤久而不正至發於獄端以殿下掩百王超前代之聖德
維若有所未盡而朝中之搢紳大夫往往或被其疑誣
究厥所本蓋亦有由至今世道益卑惟得是求側微陋劣
之徒莫不生心於富貴祖宗數百年國禮邦禁蕩然無
存而殿下亦不能極建而臨莅之使得以各售其私是以

當甲寅則惟其時一番諸臣是崇是長當庚申則亦惟其時一番諸臣是崇是長及其末也每多以殺戮行於股肱大臣一聽所為遂成世讐令雖為之昭雪慰諭其何益於塚中枯骨耶伏願深懲既往一反前為焉三由順人心己巳之事雖非出於在下者而舉國人心亦必歸咎於末揆蓋以當時將相非他人而乃獨與戚里甚密故也其他曲折雖不臆料而罪名之重發於變局之後如所謂魚肉搢紳固已大矣聖教所及謗札與獄中相遺者前後符合首従如此厥罪攸同此尤中外人心所以扼腕思奮必欲致法而後已雖以向来大臣為國深思長慮有不必訊於戚

屬之議終未允於物情臺諫儒臣論卞較量不啻如角
立相爭而又乃陳達宥釋終不以其故而深斥之盖見廟堂
忠慮有非常情所及惡為國家之太計而其於是非之際
所以扶人心重公論者如此則其他人心之不安可知也坤聖
復位之日朝士大夫以至深山窮巷率皆懽欣鼓舞而乃有
重宰位司馬者亟欲倡議上章以言之又有喉司諸臣啓
請會議其所謂上章會議是將何所歸宿耶其謂不
可問訊者今已嚴問取欵罪人斯得而至於司馬喉司亦
不宜但已幸命有司論其得失參以情勢輕重以處之則
人心國勢自然安順矣四曰消朋黨百有餘年之內根

葉既因反覆沈痼以子孫言之至于曾玄以黨類言則至于族隣以人數言則幾半一國以賢否言則皆有文學才能將擧其一黨而盡用之此則彼退用彼則此退如熙寧元豐之黨不至於靖康北遷則不止蓋皇極之道主於好惡其正可好其邪可惡好惡同 則邪正益明矣主邪正則隨其或邪或正而將擧黨而黜陟之主皇極則當就彼邊陟其正就此邊黜其邪黜陟止於一人而其黨自如同趍於寅協之域以近事言之其情不同而其害於國則同蓋甲寅淸濁庚申老少是以分而敗者也向来諸臣是又合而敗者也其分也非有賢邪之甚懸特以議論互激而然其合也

非惟無黨之可言特以祿位同保而然今亦未知其如何出塲也第其所謂老少清濁出於一時新造之勢今恐不出於轉咸而惟東西大分各經屠殺之境雖恐日深不思相容務皆一出則一入誓不與之同朝而共供今無他術惟在殿下益臻建極之道使在廷臣鄰則而象之廣盡交修之方凡諸前後得罪之箇非大辟之屬則宜降明旨示以悔悟之意庶幾上下幽明之間誠意感通其他諸臣亦皆類以推之策勵奬進俱得其理作爲大誥詳道其源流得失昭示中外進之以爵賞勵之以罪罰持之以歲月則安有不化而順從者哉臣自少時竊慕李成文之調劑今此

老死適逢聖際冒死陳之 咸以完閔顯閔章道張希載等推鞫以完閔顯出示小紙使渠依此爲之章道拈以爲一依以完所言書之崔山海在傍柰見備忘記顯之父子與希載親密之狀國人所共知一日希載諺札偶然現發其書云往見閔台則其言如此其所訐訐極爲凶慘予尋常痛惋必欲明正其罪有此發問渠何敢牢諱予希載拿鞫南九萬啓曰希載之罪旣爲上所知似無更得情之事且是王世子至親論以八議之法遽加刑訊殊甚未安上曰所達如此勘罪可也又啓閔顯之罪與希載相連特未吐實似當鞫問而曾經大臣且法文年八十不可訊鞫

以衆証定罪議貴議老似不必更加刑訊况其事之明白
出於聖明視其札則亦不待衆證而可定者上曰不無所
見勿為訊問濟州栫死安置　金時傑疏曰鞫獄已經旬
月一向舒緩不得要領臣之未解者三丑憘之所與通札者
閔章道也金元燮之所援引者李三達金海成而尚不逮
問又相猜兩敷成虎彬屢擧金元燮之名緊指張萬春之
事而一不盤問李義徵出給銀貨李簹既已直指而終不
逮問義徵凡此数欵俱係緊要徐文重或使勿言或威喝
告者以杖拄口使不得畢其說密囑郎官近上用刑欲罪
人之速斃者皆文重之為也觀其旨意若有所庇護

而惟欲輕斃存囚兩人以了其案者然豈不異哉謀陷
坤宮之人何等凶逆而置之不問任其高臥此亦文重
所主張而至於遣人問候以通慇勤供辭文字指揮删
潤外言喧藉皆以為前所未有云 府啓閔黯造言
諸節畢露於希載取服之招乃以出銀交結之說出自
渠口天奪其魄不問自吐有金貴人多智不惜財貨深
得宮中之歡心等語納供於更招之時雖以此言諉之於
既死之宗通而希載諺書舉其父子特為賜死李義徵
亦為賜死 合啓睦来善職在大臣做出不敬不恭之說指
教奉命之臣請達於前席云云 上曰頃年李亂德疏有仁

敬王后在天之靈之語来善肆然陳達曰王后用在天二
字可駭爲人臣使不用在天二字於國母予嘗痛惋其
将之心嚴鞫處斷因大臣議減死栫棘薪智島、 吳始壽
追奪二十八日儒生辛相東楊州進士朴洵等上疏請文成公
李珥文純公成渾復享文廟命議大臣特命復享 府
啓洪原遠竄罷人李玄逸中宮殿下出宮之日投進一疏有
曰不順壼範自絶于天又曰謹其紂禁其所爲言若是
陰秘請拿問勘罪依啓 教曰庚申獄事逆節昭著予爲
權奸所欺終至翻案予嘗悔之命復保社勳 九月王
子誕生

二十一年（乙亥）二月世子入學行冠禮 三月 教曰予讀史至岳武穆事不覺曠世相感特為合享於永柔諸葛武侯臥龍祠 歲大饑 海西強盜張吉山出沒縣邑監司申晬募兵搜捕賊知幾逃走不知所去

二十二年（丙子）冊世子嬪沈氏 時有張希載奴業同埋凶張墓事盖希載家自埋于其墓使人誘兵判申汝哲奴應先竊其髑髏以為先殺汝哲去其兵權仍為綑打西人之計寔李弘渤（義徵之子）謀也上親鞫應先不服死命重賞購得係變者更設鞫果得埋凶之物令相南九萬左相柳尚運右相申翼巽（相）按問以業問不盡吐實

白上曰自古窮治誣獄必至難言且非禁中埋凶不可
以疑事成獄上命放業同因三司力請更鞫弘渤杖斃業
同減死島配 吏曹判書崔錫鼎疏請許通庶孽不行
上與中宮世子及嬪宮展謁太廟內殿見廟始此二十三
年吁歲大饑
二十四年戊寅實廳次對更定以初五初十十五二十二十五三十日爲
日次原任大臣亦令入參 以歲荐饑請糴於清致四萬斛
十一月復魯山大君位廟號端宗陵曰莊陵妃宋氏謚定
順陵曰思陵先是復位之議不一前縣監申奎上疏請之命
大臣會議獻議者四百九十餘人備忘記光廟受禪之初

尊奉魯山爲大上王又命月三起居不幸末稍處分恐
非光廟本意究其源則由於大臣六臣褒忠節則故
主之追復位號未知更有嫌礙皇朝景泰之事雖不相類
亦可倣而行之予以爲今玆追復益有光於光廟盛德也噫
天王家事自與匹夫不同事苟可行何必持疑其令禮官
亟舉縟儀乃上號附廟仍命嚴興道褒贈直提學元
昊旌閭金時習贈職監察鄭保復官立中宗廢妃愼氏廟
於壯義洞亦從申奎之言也
二十五年乙卯正月王世子痘候平復命赦死罪以下　改榮淵堂
爲集慶堂命錫正製記李世最書額初上誕降于此堂至

是世子經痘于此堂中宮殿始合此慶命名之意陳請于上故有是命也 封王子爲延礽君 淮陽府使俞信一以北道赴學生李友白犯馬棍打殞命信一就對抵言友白之死由於渠癘行查兩道乃得杖斃之狀大臣三司皆以檢驗未備爭之傳曰殺人者死三尺至嚴我國償命之律不行於士夫今信一棍打渠旣自服友白死在辜限內令乃拘於檢驗之未備有所輕重則死者幽冥之寃何由得雪使信一生出獄門是無法之國也命罷覆逆承旨趙泰采李廷謙信一竟庾死獄中 特命竄科人李聖輝宋晟朴㬎渭李秀哲俞世基李世楨沈益昌金鑄至

李道徵絶島爲奴

二十六年庚辰諸道大饑

二十七年辛巳海州儒生崔沉等疏言首陽山有兄弟祠請立夷齊廟依允御筆賜額淸聖廟 五月立啓聖祠以齊國公孔氏主享曲阜侯顔氏泗水侯孔氏配享東廡萊廡侯曾氏邾國侯孟氏配享四廡 八十四日王妃閔氏昇遐 九月備忘記大行王妃遘疾二載禧嬪非但不起居不曰中殿而必稱閔氏妖人非特此也潛設神堂於聚善堂之西每與一二婢屛人祈禱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罪人張希載亟正邦刑 十月備忘記張氏罪已彰

著若不早為善處則他日之慮有不可刑喻實為國家
也為世子也張氏使之自盡世子時年十四羣臣驚憂
政院玉堂請對請還收賜死備忘大臣及吏判李畬兵
判金構戶判金昌集連劄請寢成命不納大臣六卿牌
招會議事定承旨尹趾仁曰如許罪人何必親臨設鞫
禁府似為允當假注書李命世曰臣見巳巳日記則其時
亦有非出一時激惱為教而畢竟悔悟則安知今日處分亦
不出激惱乎上以趾仁歇視謀害國母之賊削黜命世以
今日之事比之巳巳特命拿問 二十六日 親臨仁政門鞫宮人等
壽長 二十七日 領議政崔錫鼎上劄曰昔田叔燒梁獄事曰

上無以梁事問梁王不休誅是漢無法也伏誅而太后
食不安憂在陛下景帝大然之父子君并列倫常恩義
輕易今禧嬪雖有難赦之罪而念誕育春宮之恩
爲春宮憂傷之慮必賜寬貸不至於窮竟其事暴
揚其罪而左右不逞之徒則依律致法恐不悖於今日
處變之道也今以悪律不道勘罪於其母行慘怛之誅
而謂春宮保安可乎昔仁祖寢疾經年有巫蠱之變
辭連貞明公主家臣祖鳴吉奏曰臣之疑難非爲公主所以不能
負先王所以不敢負殿下其在咀呪上躬不惟其時大臣之言如
此聖祖所以處之者亦不竟其事今不忍於禧嬪非爲禧

嬪所以慇東宮也亦所以不負聖明也又曰以堂堂千乘之
尊日近妖巫賤婢親臨詰問亦豈人君之體乎上以未安
批之再劄上曰謀害國母乃是莫大之獄內埋咀呪外設神
堂凶逆之節不一而足予則連日親臨帳殿必欲究得而
大臣三陳劄子猶恐獄事之漸露且以親臨之擧謂非人
君之體有若譏予者然是豈人臣之所敢發於口乎領議
政崔錫鼎鎭川中道付處　判府事柳尚運疏言楚莊
王念子文之功赦箴尹之罪漢宣滅霍氏之族貽以恩之
識以一國儲副之重固不可與一時勳勞者比而使誕育
聖躬之人得保軀命豈不有光於大聖人處分之道乎

判府事尹趾完劄言古者帝王雖有妖惡不道之人念其先功而特加貸死今張氏誕育聖嗣豈先功之比而備忘記以鉤弋事為證以他日之慮為憂此則不然漢武餘日無幾有母壯子弱之憂今殿下春秋方盛他日之憂有不足慮也右相申琓劄曰惟我王世子遽遭人倫罔極之變悲號痛迫驚憂震剝欲為隱忍則人理難堪思所辨解則號籲無辭抑鬱成病損其天和則坤聖在天之靈何必矜惻於冥冥之中上皆不納　十月八日備忘記禧嬪張氏疾惡內殿潛圖謀害設神堂於內外日夜祈祝埋凶穢於二闕不啻狼藉情節盡露神人共憤此而置之得志他日則國家之憂

實難形言觀於前史可不畏歟今予爲宗社爲世子爲
此不得已之擧豈樂爲哉張氏依前備忘使之自盡判
府事徐文重右相申琓判義禁李畬請對以全恩之
說陳達上曰越自丙子恠變連結不絶今又凶逆益甚終
至於謀害國母非一朝一夕之故予在時尚如此他日內外樹
黨國家之禍必至非常今若不決則今日入侍諸臣必思
予言而有悔專若無他日之慮則爲世子情事豈待卿
等之言而有所參酌乎終不許特命自盡後世子擧哀
朝廷奉慰而禮曹以生時品秩治喪 敎曰自今不得以
嬪御登后妃著爲國典 鞫廳諸囚等幷承款張希載

業同正刑 李鳳徵疏言大行王以痰腫經歲彌留遽爾
禮陵翟儀遂空又曰禧嬪既配體六年之久則今者爲大
行特制比後宮似有差殊而混以 眷磨鍊是與諸
後宮無異也臣曾以節目供奉講定陳疏則今此献議
亦一義也臺啓殯禮甫訖鳳徵投進凶疏創禮外之說
欲嘗試於今日況其疏中了無悲痛句語而下一空字
其意叵測至於痰腫二字中外諸醫莫究症源
而鳳徵有何別樣聞見的斷其症耶及今咀魅之獄迸
節狼藉則其先機冒發欲爲顔遮之象與知凶謀之
迹透露無餘請絶島濟州圍置 前叅判姜世龜疏

畧曰王世子所遣情理伏以思之不覺撫膺矣幼冲王質湯火燒心雖使百神扶持日復百積憂增悸寧能保其常性乎乍見孺子將入於井必有怵惕惻隱之心彼孺子者不是我骨肉相屬而必如此者天理之發自不能已也若在父子之親當作何如懷耶今者王世子綫堪宗廟之齡是乃匍匐之孺子也今之席地啼號之痛奚啻將入井之迫也而殿下於此尚不動心則揆之天理不其乖哉臣固知殿下念兹由爲世子地恩斯勤斯慰安以保護而雷霆之威未已朝野之惑滋甚假令今日事有不可者國人皆將曰吾君於天倫之重宗社之托

亦不之顧焉何有於羣黎百姓乎此誠人心離合之一大機也臣每讀史至魏主叡子母鹿之説爲之掩卷惻然不謂此事乃見於聖世以殿下堯舜之聖爲國家萬世計豈居曹氏下哉　院啓伏見姜世龜疏其曰雷霆之威未已朝野之惑滋甚隱然以今日獄事歸之於疑信之域其曰吾君於天倫之重宗社之托亦不之顧疑之地未又引曹魏子母鹿之事而結之曰不謂此事乃見於聖世有若眞有不忍之擧其言愈悪其意愈凶此言一播聽惑駭請遠竄依啓洪原○府啓李命世之出位陳達語意悖理乃以已巳事比擬於今日至於且見其

不是事云者語逼坤宮號畧無顧忌請遠寘康津又啓
朴涏朴萬鼎甲戌以後相繼投疏或以爲別立所處之宮
號稍尊供奉之儀節或以倂后常制安可膠守至請別
立名號終使鳳徵之疏假托服制復提供奉之說請付
處涏鴻山万昌陰城 合啓南九萬歷事累朝位尊三事而私
意偏着於禍福邪心背馳於義理強引議親之法假
托深長之慮至如希載伏法禧嬪不安等語全出翼
蔽希載妖惑君父之計遂至希載妻孥黨援旻在
京輦致令聖母飲恨於冥冥之中究其源頭莫非九萬
之罪中道付處牙山 合啓業同盡獄前古所未聞凶情已

縱於黨同之曰丙柳尚運輩掩蔽天聰幻弄欺情諸賊
或有輸情則先遮其根本必露之端證于出於累招則
輒主援引勿問之議汲汲請對挺身營救終至全釋
黨同經羅罷鞫廳晛晛祝謝至稱感激噫惡之性人所同
賊尚運之至誠救解豈其本性哉蓋出於顧他日禍福
之機為一身長遠之計而凶盜餘手又出希載之家卒
乃釀成今日之禍論以春秋之義安得不以尚運為罪首
也至於甲戌希載之貸死果出自己之倡論則挨過八年何
無一言必於聖母禮陟之日強引已久之儒疏猝爾露章
隱然自當故揚深慮之說顯有要覬之跡請遠竄命

(稷山)中道付處 合啓尹趾完當殿下明彛倫正名位之初
首以禮遇供奉之論抵書首相繼又提出私書中措語
至於陳章噫母事一人國無二尊而僭逼名位之議首發
異聽之地擧國公論久而愈激請罷職不允 十一月鞫
廳罪人者斤阿只(希載妻因業同招拿問)刑二次招淑媛生元子後
崇善夫人與東平淑正(希載妾東平婢)通書關內又與安張金
鄭諸人聚會淑正家有謀議事 抗原情後鞫廳請
對按律上曰抗之罪狀皆已昭著而拷掠決不可爲論
其罪惡合施邦刑以親親之恩參酌賜死 尹順命決
案正刑招希載書札事段此女必欲殺我 漏洩淑正罹

灾之事汝須禁斷云此女即者斤阿只而闕内癘灾事
上年七月間淑正潛入闕内與雪香同謀爲之今年正月設
神祀於水標橋向中殿行不道祈祝云斤阿只言淑正方
有闕内癘灾之事癘灾丹及癘灾之具如鷄卵者三
介自濟州来淑正持此入闕内而癘灾丹非但自濟州来
淑正亦有三件云往問淑正則曰以禧嬪分付上年九
月入去闕中留七日即今中殿病患如此若於此時祈禱
以害則禧嬪自當復位以此方經營云丙子木人事段
其時往李泓渤家則弘渤言吾欲與金以萬方燦等
造木人書世子年甲埋置於張家墓所又得申大將奴

子號屛落置墓傍自上驚動必以西人所爲疑之
豈不好乎云關内罹灾不通祈禱旣已與聞向世子
埋凶時亦爲參謀的實結案處斬　閔彥良招
内國恤後儕友皆言當爲請復上疏故招宋時華探
問禧嬪喪制與否欲以服制輕重探知自上待禧嬪
之如何將爲上疏亦欲隨參而必使時華探問者時華
兄弟與窪者陸後立養子及盧尚宮相親故也戊辰
十月閔章道因希載妾嫡三寸侄安世楨等交結
希載方圖換局而禧嬪以打破其母乘轎甚寃西
人以此締結希載圖事而其時之事無不與知又因章

道所言徒見李守鼎借言事狀而章道亦親通報
於安山云偵伺宮禁密探服制締結奸主自相謀議
假托上言矯誣疑亂但係不道的實處斬因府啓
閔黯連坐籍沒柳命天命堅命賢請絶島遠竄
○府啓吳始復權重經睦林一沈檀請極邊遠竄
金泰潤減死遠竄○府啓順命之招有金春澤交奸
希載妻之說暗昧之事固難下覈而春澤以少年
士子為世指目下流所處衆惡皆歸前後妖賊之
招姓名輒登如此之人不可無懲勵之擧請遠地定配
○幼學朴奎瑞上疏言大行王妃於殿下有齊體

之重而其於春宮及今日臣子果有異於漢文之長
陵乎此義至嚴此理甚明殿下果能斷然行之而
已春宮涕泣傷心而已群臣則不敢不奉承而已
處變之道寧有他哉向使殿下用諸臣之言遂寢
成命禍急之機成於所忽萬一有體不安之慮則三
劄大臣何以償其罪哉臣即古直臣朴誾之孫云 幼學
任敞疏略曰噫中宮爲嫡母禧嬪爲和親則遭此罔
極之變尤有所罔極者獨我世子情勢慘然也爲
今日殿下之道所當罪其罪法其法而慰諭以安世子
之情勢爲今日臣子之道亦當奉承聖教以伸討復

之大義繼以慰安世子至誠陳戒則君臣上下各得其宜今也不然必曰禧嬪不治然後可以慰安世子之心若以世子之心恝然於正母之被戮而偏護私親者然其迹雖似缺憾於世子其罪未免歸世子於不是之地也又曰要一時之專局幸國家之不幸如此之輩決非士君子用心而何殿下信之深而用之專也此己巳之禍所以係也至於丙子之變謂之長遠慮必欲掩護者大臣而大臣之言納之者誰也旣於己巳而副其謀又於丙子而掩其罪故其奸謀凶計必無徵哉畢竟使之至聖之元妃不保其天年則古人所謂

我雖不殺由我而死者殿下今日豈無是心哉又曰禧嬪
之戕中宮何等大逆而不爲之告宗廟而頒臣民乎又
曰咀呪之變〻〻之暗昧者故地愈遠則聞之者愈失其
眞歲愈久則疑之者愈信其疑目今嶺儒柳流者聞
之誤而至於疑〻〻之甚而至於投疏則臣未知八域之內
如柳流之聞之誤者凡幾人疑之甚者亦幾人數月之內
猶尚如此況乎數年之後乎修撰李埴啓曰任敞爲
名者投一帖疏以殿下處分猶以爲未盡胡辭亂說全
無顧藉之意其探試上意眩惑人心之狀極甚痛惋
宜罪其人以杜後弊上曰定配可也○十二月移御慶

德宮

二十八年壬午正月上幸明陵世子及百官裹服陪祭左相李世白言高陽之於楊州殘盛相懸高陽八陵足當楊州十陵高陽之民亦望如楊州之減稅耳上命高陽田稅自今年永減〇八月忠州儒生崔世鎰疏畧曰今春謁聖之後一國喧藉皆以一榜但是考官之私親洪禹瑞之於洪受瀗趙道彬之於趙泰采任埅之於李畬皆三寸親也李縡之於李晚成洪受瀗閔鎭原皆三寸親也金晚謹卽李思永之婿也韓永祚金鎭龜鎭圭之四寸也洪萬迪亦權世恒

皆四寸也李海朝之於金鎮龜閔鎮原姻婭也皆
考官至親金櫨一榜無考官親嫌者惟李喜恭
一人向者李頤命之為柑製柳鳳輝之參庭試不過
一人之得參而羣議譁然以至拔榜至如此科皆是考
官之私親而為殿下耳目者不敢以聞將使主上孤立於
上權勢盡歸於下命還給府啓請嚴鞫依允刑曹
啓進士朴斗山供頃在謁聖時正草用奸之語喧藉於打印
之際試取不公之說狼藉於合考之時及其出榜也一
榜果皆考官之至親唱名臚傳大小考官盡趍於後
陪之列侍中班行一時皆空咫尺天堦所見如何今番之

事甚於盜科矣身既知此疏之必不可無故果爲搆疏
以給世鎰矣世鎰刑十六度供朴守山搆草而韓配周俞
命咸李世珍皆以爲好故果爲呈疏云崔世鎰牙山朴守山
梁山流三千里因府啓議大臣罷文科榜 十月冊王妃金氏
二十九年癸未正月傳曰崔錫鼎負犯雖重被謫經年特爲放
釋仍拜領議政正言金普澤疏言崔錫鼎之於南九萬即古
所謂傳法沙門付處未幾遽令放還放還不足又從而
重卜未知殿下何所取於護逆大臣耶又曰顧瞻黃扉珩帯
維新回望明陵松栢凄涼 六月歷臨武安王廟考宣廟
故事定再拜禮 十二月命行延礽君冠禮於瑤華堂賓

以正二品賛以從二品徐文重議王子冠禮不行於私第而行
行於大内之非李畬議大明集禮親王冠則禮部太常官
爲賓賛太常之非卿决矣上更命行於通禮門内東月
廊賓以從二品賛以從三品
三十年甲申正月權尙夏以宋時烈遺命建萬同廟於清州
華陽洞祀神宗皇帝　三月以崇禎皇帝殉社回甲命
築壇于禁苑祀神宗及毅皇下教曰我國之得有今日
莫非神皇恩德深仁厚澤無地酬報予心感激切矣那
倂楊鎬亦有祠宗而尙無爲神皇建廟之事宋時烈
亦有此議而欲以斥和三臣從享廟庭此事何如議大臣

先是顯宗朝李重明疏請立廟朝議不一至是立廟朝議以擧措張大恐有難處之端務從約等號大報壇三十年乙酉益山儒生蘇德器疏請上尊號答曰昨年金錫龜有陳此而不許書予懷于小紙矣封下御製云否德承丕基于今十九稔歲連荐稼穡民屢奪糊粧國事維其難天災日又甚休提稱慶說但有夙宵亶王世子三疏陳請終不許 十月藥房問安答曰予之火症向裏益痼五六年間頻覺膺日鑠其勢必至焦枯也若不遵依祖宗故事居閒調養則實有難言之憂予有此志固已久矣於是大臣率百官伏閤力爭不許又入對力請反汗上曰今者此

舉實出萬不獲已昨令上自輔弼下至軍民耆老至誠陳情豈無感動之意予賑民方急不得不勉從王世子三疏陳懇荅曰爾之情不可不念絕已勉從矣翌日王世子率百官陳賀

三十二年炳忠清道儒生林溥疏畧曰皇天眷顧祖宗默佑脫慶元嗣冲年儲位而一種陰邪之徒隱有不利之心辛巳謀害東宮之說發於罪人尹姓之招其時鞫廳捘去歸諸乱招而不達此誠何意斯言一出遐邇騰播之說果不虛謬則安知謀害於始者不爲肆凶於終也掩匿於前者不爲窃發於後也繼之以任敞之悖

疏再入奎瑞之凶書又進崔重恭之陰慝金鎮奎之慢蔑前唱後和罔有紀極大倫大義已至於掃地凶心凶疏潛極於滔天云云政院措辭入啓傳曰此疏用意無狀陰有不利之心尤極凶險林溥定配此疏還給 右相金昌集待命疏曰林溥所謂尹姓當時尹順命也順命問訊時以爲希載諺書中盛言其妻奸慝之狀仍謂其妻與春澤相奸交通西人必欲謀殺我身若殺我則於世子亦豈好乎汝以一家年長之人何不禁斷云此不過希載憤疾其妻之辭無關於獄事肯緊故問郞曾不一一載錄實亦

有意拔之同義禁柳之發一日来言外間有囚測之言出於罪人之口而鞫廳不問委官以下聞而驚詖以為必仍順命之言有此訛傳所聞如此則不可不一番審問翌日使順命悉討昨日所言而竟無彷彿於外間云者其間事状不過如斯伊時委官李世白判禁李畬同知李光迪柳之發各自陳疏一邊之論以為設鞫窮問洞覈然後吾輩可容於朝端免禍於他日火論若不鞫問是䝨老論於危禍於是正言啓設鞫上從之先是辛巳之獄死囚尹順命希載外弟也臨當決案大言曰矣身之前後納招皆聽金春澤湜思教我如是納供可無死而有利今反殺耶渠若殺我於世子亦

豈好耶問郎呂必重初不載錄矣鞠問林溥刑一次不服其
時問郎亦拿問七月姜履相施威呂必重刑一次承服溥
所謂不利之心誘以敵奎瑞之疏以為初無不利之心豈有如
許之疏謀害四字則出於必重云履相則言謀害四字初
不聞之所聞只是不好二字為供及後推問時不好變為亦
害亦害又變謀害更無證左不能自信履相配忠州必重配安州
溥减死黑山島定配春澤濟州安置　九月廿七日幼學李潛上
疏往在戊辰元良誕降寶萬歲無疆之休宗時烈
乃有姑徐之言何也其或好權之甚故見賣於自不
覺其同歸於爛熳耶坤位既復之後國無異辭咸

仰不容之盛德乃有一春澤自以為切公肆玷汚於日月之更離聖明貸螻蟻之命國人皆曰可殺希載之妻爵衰命及年醜老而春澤之奸淫往来者為其色耶抑果有他意耶希載妻諺書所供雖未知何等臣子所不敢聞者而亂臣賊子凶窮不道路人所知則其時在朝諸臣無一人論及於流言斯得殿下之國其可謂臣乎自此以後假托名義之說以為諸宰之罪者踵起而爭之果有一分顧藉於春宮乎今者澤之黨不顧宗社之重隱然與春宮角立所謂市恩徼福等語出而悖逆極矣其曰為春宮願死者未

必皆周公之忠其曰假名義而不顧春宮者亦未必皆
出於髙斯之奸特其所遣異義不無亟人矢人之分耳臣
聞去秋金鎮圭之疏論進宴之非凶歲進宴誠如其言似出
公心然而一時輿情不以為是者豈無以哉辛巳之後春宮
之所恃者惟聖明之一心而已經罔極之變處畏約之地適
當千載之會揚萬壽之觴臣民之憂懼可氷釋亂賊
機謀可少沮而必春澤之叔鎮圭賈勇務勝不顧
分義果可謂公論乎前冬傳位之教舉國臣民莫知
聖慮之所在伏閤之日軍門之傳令京兆之甘結八道
之行會違夜紛擾有若燃眉之急迫在瞬息軍校士

度克溢嚴寄之地恰似古所謂兵諫者向使殿下不
反汗旬日則離合之機當從何起而果不如順命所
云耶如願命者殿下不以其兄之故屡加寵擢至於卿
月則在渠之道思盖前愆報答聖恩而遂與匪人
結爲心腹鼓以離合等說隱然恐動惑亂民心尚可謂
殿下之臣乎敢奎瑞之徒又復闖發其意欲奈何於春
宮而春澤之黨掩遮周護之不暇獨使姜世龜之忠
抱冤於窮荒者誰也護春宮者竄逐之黨春澤
者爵賞之豈殿下愛春宮不若亂賊而然哉大小符
同疑亂熒惑或流言駭惑動内外之心或凶疏至試亂

名義之實或案削罪人之招或書詬相臣之先至於
兩台屛遷三劉久屈骨鯁孤忠竄死炎徼鴻溟嵩
蹈反羅魚網有執其機者有助其聲者有主其謀
而周施者要其歸則前後左右無非向思於春宮而
殿下猶未知耶林溥之疏實出爲宗社大計而唉舌之
臣專事壅蔽至於趙泰采之義同休戚者從前並
節閔鎭厚之戚聯肺腑者繼後請罪此皆蔽於私
義自棄其身者也林溥既以陳疏被拿而主獄諸
臣終無請拿之擧是鞫廳事體當然者耶春澤
凶陰之謀既出於順命之口則昌集之劉必重之招

雖必有豈好謀害之殊而究其大義固無異同削
不上綦亦非一郎之所辨則覆匿掩蔽之狀昭不可
掩希載妻之一問郎鰲亦甚可疑春宮之於春澤
必無兩立之勢殿下若猶豫而不早爲之地則春澤之視
殿下亦有何哉其將以爲薄於子而厚於父耶春澤
不誅順命不竄則國之不亡未可知也疏入上震怒曰
不殺林溥乃有潛疏備忘記令觀李潛之疏盡驗
在廷諸臣於悪逆科造意陰凶遣辭叵測决非一
人所自爲若不决施典刑嚴鞫得情則其流之禍必至
於亡國而後已李潛即爲親鞫潛願告國家大事觧

縛問之則其所謂大亨春澤交奸柔希載妻不忍聞之說羊吐說刑三次不服更鞫林溥招謀害之說出於必重而必重與其弟書札渠亦見之云林浣溥則聞於朴恭春云浣二次溥七次皆物故恭春拿問履相以前招謀害之說出於誣服必重以言根之人今以不聞於順命不傳於履相再招三招變幻納供潛杖死履相必重邊配恭春遠配

三十三年刻時班疹遍蒲京城死亡無數全家死沒之類命施恤典

三十四年戊子命笞杖各令遵式非軍律勿用混犯者科罪

三十五年己丑

三十六年庚寅上引春秋不嘗藥削出都提調崔錫鼎啓合

以錫鼎害及生民汨乱經旨請釋逆拏反忽翔刻論之

特允之初錫鼎病戴記蕪雜爲類編以進上命芸館刊

進權尚游請下兩南並註刊布一邊惡之謂其有異於

朱子註說李觀命上疏以爲毀經侮賢金楺以爲爬

櫛傳註文致誚錫鼎上疏自卞曰昔先正臣李珥論悔

文而改正大學曰聽訟一節別爲釋本末尋常不知其

穩當蓋謨隩詩爲明善之至善烈文詩爲新民之至

善明德爲本新民爲末則本末之義自包其中雖不

釋本末之目亦自不害故也今所編次既無經文之移
易又有諸論之可據而若以信用先正之論爲罪則臣
亦甘受矣中庸二十八章則一章之內有兩子曰有違
於朱子分章之例故附註曰末端恐爲下章之首或
首章出入於前章之末初無一字移動印本俱在焉
可誣也費隱章附註上条謹述程子說下註亦取語
類所論以備參考而已初非別生新議求異乎先賢
又以庸學還篇爲言庸學列於四書而朱子通解還
入於學禮故謹遵其列東儒權近編禮記篇後見錄
還存庸學於書中亦得此意且孝經文體與戴

記甚類禮記孝經當合之論屢見於朱子雅言則今以強附爲罪何哉昔文元公李彥迪撤去朱子補亡章取經一章十二条以補之又取聽訟章移置經文之末文孝公趙翼撤去誠意章本註易以新義其書皆已刊行夫二臣以平日篤信朱子之人換置經文改定傳註如此與愚臣所編懸別而或爲服食大儒或爲俎豆之賢相人無間然上優答之至是一邊指聚京城儒生送䟽攻之意毀其書 江原道量田 罷內司獄

三十七年辛卯六月命罷內寺獄 秋築北漢城卽百濟故地判府事李濡所建白也 引見大臣備堂議良役變

通策領相徐宗泰以為口錢繁密不如戶布禮判趙泰耉
以為戶布不可行不如搜括良丁充定闕額右尹朴權
以為戶布唐之調役令若設九等之制貧富所納適中則
民役調國用交提擧柳鳳輝以為良丁收布一疋則亦無不足
之患上命於三議商確稟達判府事趙相愚上劄曰戶布丁布口
錢法甚均一可救當世之弊而第念帝王經國之道必因勢而利導
緣法而為治民易趨令行之無弊大抵我國規模名分為重徵布
納錢只及平民不及於士族因循不變今已累百年若泛論其弊則
實為偏重而不均徐究其實則上下之尚能維持紀綱之甚不甚
亂者未必不由於士族之無此役也傾今甕牖繩樞朝徙暮遷者非

無剝膚之患處顯之心欝欝思亂終不敢動者特以其所謂士族參

錯其間故有所畏忌而然也況人心世道莫可收拾而乃反不量時勢猝

創新法式布式錢渾徵於曾前無役之士族必將魚駭鳥散所在鼎沸

有識之士猶可体國而間有強梗不率之徒註誤百姓煽動一方則將

無善後之策由是觀之其得失利害果如何哉為今之計莫如申明舊

制釐正雜役廣捜良丁之為愈也事遂寢不行　清遣烏喇總兵穆

克登來定境界與監司李善溥共定

三十八年壬辰設經理廳句管北漢事務

三十九年癸巳上卽位四十年告廟稱慶陳賀頒赦二品以上會賓廳啓

曰殿下盛德豐功不可殫舉若端宗復位坤殿重正追神宗之恩體

孝廟之志等將享祀大義聞於天下請遵宣廟故事章
百官庭請王世子兩王子相繼疏請上許之遂上尊號
初兵判趙泰采倡議領相李濡繼白之金鎮圭李晚
成等立異於是主其議者為大黨駱黨立異者為花
黨而趙相愚上疏論之△夏旱上下教曰朝廷清和然
後可以聚會精神以做國事而黨習日痼傾軋日甚
少有不協大加慍懟一聞微過如得奇貨其所搯揑必
陷坑塹是誠何心今必痛革舊習精白一心就事論事
可否相濟不必私心扶推則朝廷有和協之望國家受
和平之福△上教曰近講禮記曾子問自君薨以下言

吉事者鮮矣五禮儀叅以古制有所未盡欲厘正久矣未知復舊制可否仍用此禮可否禮官稟處領府事尹趾完議君臣服制既有朱子之疏仁廟大喪全集以此進劄議者難之事遂寢己亥抬閣館學陳請而李景奭等以爲不便亦莫之行豈以古今異宜之故耶大司憲權尚夏議傳曰君至尊也記曰方喪三年疏曰方比方也謂比方父喪朱子君臣服議曰斬衰三年爲父爲君自天子以至庶人不以貴賤而增損益也蓋子之於父臣之於君喪禮無不同此萬世不易之制也周公著之於前朱子論之於後無可疑而國朝喪君之禮既非喪服又非公服第經絰衰不成

顏樣者矣己亥大喪時宋時烈宋浚吉請依朱說居廬同服衰而
其時大臣沮之不行今者聖上慨然於謬襲欲服古禮惟願聖上
斷而行之爲萬世遵行之典上曰茲事自有朱子定論斷然可也
令禮官擧行　四十年甲午初孝廟朝因徐必遠疏命禁私建書院
至是上諭以院雖儒賢嚴禁書院疊設永爲定式
四十一年乙未二月命戶曹鑄銅斗斛頒于八路其制倣華制底濶口殺
躰小而高蓋防濫捧高亞之弊也△先是尹宣擧之栖寓錦山也其
兪棨講論經訓淺易家禮編成一部以大文爲綱以注爲目古經
文字謂之源漢唐宋及我東儒賢書謂之流交修其編互相添
刪名曰家禮源流而猶有未書正者尹拯亦有繙而修正者矣至是

左相李頤命以為兪棨所輯陳白刊行權尚夏之後序曰尹拯不記師
教之有無變作別般話言乃於文事之地用此蘇張手段鄭澔之
跋文曰付托非其人乃反誣人聽聞自謂吾言而全諱實狀全羅道
生員柳奎疏下兩家從編之實狀權鄭誣詆之類未答曰多士所
亦出於尊賢之誠深用嘉尚家禮源流同修共編之曲折始得
詳悉而兪相基之全諱實狀殊甚無謂矣大司憲所撰序文追
後見之而所謂序後文不作可也大抵跋文予已親覽快正誣詆
之罪則一種伸救之論多見其苟且不改說而堂劄批旨中私家
文字推而上之朝廷本非美事心常不足之教正指尚老等疏
而發也乙 備忘記尹判府事以碩德儒賢負士林之重望予

之平日尊信為如何而鄭澔敢生慢侮之心侵斥非至一再固已
可駭矣今其所撰家禮源流跋文中乃以託是書於門人尹拯要
其參互校勘起頭而結之以不幸村托之非其人乃反誣人聽聞自
謂吾書而全諱情狀此甚邑、謂等語醜詆狼籍是何誠心哉
跋文之撰在於儒賢既沒之後尤可駭惋鄭澔羅織不叙跋文勿用政院衆逆咎
曰自戊寅以後以鄭澔之侵斥儒賢屢下嚴教而此習不悛時此不已固甚無嚴
今於跋文中誣詆儒賢無所不至夫豈以儒相之賢乃有誣人聽聞自謂吾
書之理哉其用意構誣尤極駭惋況家禮源流之刊進澔亦知之而公肆醜辱
略無忌憚可謂縱恣之甚矣羅織之罰太寬而汲汲伸救抑何心哉一自論議
岐貳是非不公良可慨也　館學生尹志述朴光世金純行等上疏爭論前洗

馬崔錫文鄭學生柳太恒吳命尹等亦上疏伸卞互相是非時論太鬧 忠淸監
司尹行敎上疏卞誣答曰噫斯文不幸大老云亡變恠百出誣辱先卿父子罔有紀
極予實駭惋明卞痛斥而此誠世道之大變可勝痛哉覩今疏辭追念先正倍
覺愴神令茲新命意非偶然卿其勿辭速往欽哉 御製先正臣尹拯儒林尊
道德小子亦嘗欽平生不識面沒後恨罙深生三雖事一自有輕重殊可笑論思
長甘心大老誣小序曰又御輕重之論曾已言之矣俾文擬書詳覽後予深究義理
是非大明永有辭於後世矣凡我子孫堅持勿疑可也
四十二年丙申七月三道儒生申球等上疏畧曰孝宗大王弘功盛烈足以有辭於萬世
者實惟其秉春秋之義故招延宋時烈而經而營討復之事天不悔禍中道甍
殂遺恨千古不幸尹宣擧以失節負累之人恩聞春秋之義敢媢嫉宋時烈發

懷不滿之心於孝廟移書時烈托以規箴乃以句踐妄矣近廣狂矣等說遂加於同德
之群臣時烈之受誣是孝廟之受誣也臣等皿見宣擧文集刊行者其中誣孝廟之
說不特句踐之說而已其曰江都之事今日故言之他日則不可出口又其日記曰希仲
書曰北師渡江康王實在軍前云以余江都之媿似當有所諱處余偕賊人也以他人
而言之不可也當日同患難中人言之何害又其與權諰書曰聖上若察愚忠俾作今
日之杜舉云可勝痛哉其所謂希仲即賊鑴之字也其所謂今日者即孝宗之時也
其意以為孝廟江都時所處固有可諱者而以不死江都之事言于孝廟宜有避忌
惟當子故言他日則事係先朝不可出言云也其所謂康王實在軍前者以孝宗比宋
高宗也其曰同患難中人即孝廟與其身同患難其所謂杜舉者即晉平公自知有
過命杜蕢酌以飲寡人杜蕢洗以揚觶公曰我能無廢斯酌謂杜舉者也即以孝廟

為有過宜受罰於準者也平公識有鍾鼓之失宜受罰於杜蕢
未知孝廟曾有何失可受宣舉之罰耶宣舉欲護其身之陋而上
誣君父之尊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殿下曾有私家文字不宜上之朝
廷此謂人臣被斥者也聖祖同極之誣可謂之私家文字而亂之不
論乎哉伏願詳覽其文集仍下廟堂以嚴亂云云政院啓曰節者三
道儒生來呈一疏觀其疏語云云今上候一向無減浩多文字之上徹有
妨於靜攝中而語陵先朝不敢退却不得捧入傳曰知道答曰尹宣舉
之誣聖祖果如疏辭則其為驚痛孰大於此入覽文集後處分矣
二十九日 禮曹叅判吳命俊疏畧曰尹宣舉目覩天地崩折之變恒懷偷
往復雪之志自廢自劃既不出世思以家貧國業進規聖君則必

引江都之事激發在莒之志欲責勵同志丕擧春秋之義以興周
之烈此其鄉儒扶摘捃摭乃以句賤詐矣迂廣狂矣等說并加譏詆嘻
嘻此何言也宣擧嘗具時烈書曰今天下左衽吾東獨不薙髮此則斥和
諸人之功今日士林之力也豈但人謀殆是天意遂其文王之事昆夷不同
若論其世則互相類矣鞠葉重俛已始先王而繼志述事寔在聖上
句賤詐矣迂廣狂矣仁法文王義講春秋以鞠葉重俛資美先王又
繼志述事期望當宁句賤之詐迂廣之狂不足法此正孔門羞稱五
伯者嘗有得逼於君父者哉文理語脉曾不近似於譏切準豈不知
而乃截去頭尾強爲捌引分屬於君父其爲計巧且憯矣其疏曰江
都之事今日做言他日則不出口者宣擧庶以江都事爲言者以爲孝

唐之江都即齊桓之在莒漢光之河北當時急務莫大於雪恥而宣擧所憂在於忘恥故其疏曰古人有言毋忘中車臣以為不能忘江都也然則宣擧本意可見其今日可言而他日不可言云者此毋忘江都之意可諭於當時他日則不可此豈彷彿於誑欺孝廟者哉其疏曰康王實在軍前即尹鐫之書宣擧乃言曰其余意刺譏此可見其賊鐫傾巢者矣鄉儒全然拔之拔摘騰進湊合之態有不忍正視者矣至於同患難之說當時患難亦既經歷痛言君之懲創自倍則他人所不可言而已可得盡言之矣鄉儒所引句踐杜擧當日同患難不可不言等說也皆出於至誠惻怛必欲導發之章章明矣從得其權認書曰聖上若察愚意俾作今日之杜擧則未必無補於世教杜擧之云不過自比於

警君之罷曷嘗有侵及至尊之意耶宣皋嘗於疏辭亦有作宥坐
敧器以儆聖明不忘患難之意此其俾作今日杜皋之説旨義一般也噫
杜皋觴也敧器也同是人君自警之物宣皋前後取以自況者只取寓
警之意而已其所謂孝廟曾有何失而可受宣皋之罰云者乃加捏撰
必欲搆陷噫噫痛矣此豈一毫彷彿於孝誣毀孝廟者哉其所謂欲
掩己罪而上誣君父者其果成説噫貶薄孝廟四字是時烈之至冤而
今之誣陷宣皋又非時烈之比世道人心豈不傷痛乎殿下若不嚴斥痛
闢則此後援人遮箇孖人書籍醸成禍亂將接跡而起克愜聖諭之德夫
穐捉果之輿答曰尹宣皋本集取覽則其儒疏所云而不同予已知其
不可輕論也△謂示 修撰嚴慶遂疏曰臣請略進論球之疏上中外

失色驚怖曰大禍作矣不唯宣岸地者雖辟鄉耆不接者亦皆如此者
何也昔賊臣子光誣釋弔義帝文以惑世主心於是善類盡矣當時
禍烈至今傳者氣短而心悸二百年後球等更出而一循子光之餘謀
此輩情所惧幸賴聖明在上魑魅莫逃其情狀而若使一凡主遇此
者保其不逃戊午亂轍哉今殿下已知其誣則如球者但可黜之不問
乎拔本塞源春秋所重若不於作俑之初嚴加痛斥以折萌芽則不
逞之徒必接踵而起据摭微文攢語以奸於殿下之前將不知幾人他日
之禍有不可勝言此等危險之論雖一二怪鬼輩倡言猶為可慮
今以三道為名恐動聖聰危極痛矣亟降明旨嚴施重典以禦
奸邪答曰省疏益切憤惋本文中上下文理披閱詳矣未見其近似

於儒疏者則何可以誣毀之目直驅於罔測之科學士習極可慨惋也○進士李知躋等二百二十人上疏略曰誅爲名者投進臣疏誣陷文敬公尹宣擧罔有紀極乃敢以爲孝廟下誣假托爲言遺辭臣悖造意脩毒鄭一慝書也豈料聖明之世乃有此變臨耶其所論爲宣擧罪案無非萬萬之虛罔而極意粧撰隨手湊合奸情隱態不忍正視臣請溯源而論之誅疏曰尹宣擧以失節負累之人罔聞春秋之大義其子拯又以書詆毀秉大義之事操切時烈一如宣擧之旨云者非誅之言其徒之積忤溪惑於宣擧父子厥有積漸蓋宣擧當丁卯春抗章揚義請斬虜使當江都禍變之後實心自廢意出蹈海之義方旋屢拾乃陳無忘之義見親友之素許道義者出而當世若將有爲則勸以先實後

名縷縷忠告不避觸忤至於先正臣尹拯承庭趨之訓痛家國之讐抱
道來尚修身不仕春秋大義萃于一躬其視外托聲虛賂寵眷終不
能盡一策措一事贊復雪之望而徒立黨議貽害世道者誠偽名宗
不啻之介時烈迺內懷嫌愧潛思忮害己酉辛酉之書切中宗病則忿憾
深深詬罵轉加惡毒之心抵死折折其附麗之徒沿襲其意者無當詬辱
之際輒以誣毀大義抑勒為說敢援聖祖隱然與時烈并舉互稱以為藉
重恐動之計乃曰作時烈乃所以作孝廟其所憑藉構禍無如聖教而慕
甚謬惡之文豈容仍置於其板俾傳於後世乎臣請毀去其板有不可
已也如是處分後彼此爭辯之章忽諭朝士儒生一切勿捧以杜後弊庶
為鎮定之道答曰爾辭極其明白尹宣舉集中文字毀去其板以示明是

非之意而自今以後此等爭辨之䟽勿論朝士儒生一并勿捧以杜
紛紜之弊○廿十五日大司馬李世勣䟽畧曰伏聞文敬公臣尹宣擧原集
有入之命臣以爲既經睿覽則揖證之狀亟宜逃於日月之明而處分
嚴正矣側聽累日終未有聞憂鬱自不能已噫据摭文字巧加粧撰以
爲語逼至尊驗人於罔測之地是終古儉人之伎倆不必遠引試以近事言
之以䟽薄孝廟爲罪案至請告廟者全出藉重逞憾之計臣嘗驗悅
球等儲蹈可謂前後同一手段矣宰臣䟽条原集文義亦既洞悉者若
不洞作不難士林之禍國事將無稅駕之地矣答曰大意好矣而論未出
必於公心○生林貪象極等䟽畧曰始則只以亟球爲章惇子光後一
人欲正世縁禍士林之罪不意今者又有一球者出而居相位援進亟

剳其言郎函球之心而聖上不惟不之罰乃反曲循其意昌集曰文集之言謬妄聖上亦曰謬妄昌集曰疏頭可罪聖上亦曰可罪至於毀板之請郎前古霄小已試之手段而聖人又從之大抵昌集遺時幸會居台司而擬戲蒙孩此豈獨辨哉自宣擧時烈既貳之後其徒之猜猜旁伺必欲眞內宣擧一家久矣今昌集為一種奸慝輩所欲更心指此球疏數語交相煽誘嗾募石室院儒傳說狼籍球疏既上雖其私黨亦多逡巡畏却則昌集創此妄發之擧儼然以為宣擧雖無聖祖之心真有誣聖祖之事也噫章惇之司馬光子光之誣全宗集亦嘗曰為祖宗仲下章惇子光乃為祖宗仲下者不可罪云爾則其果成說哉又引其父壽恒救震

顔事不滿一價壽恒處事雖如此亦不謂不尊宣擧者其子昌
集參伴疏侵辱宣擧也壽恒貽書大責使之勿參其後湖儒之醜
悖也壽恒曰尹宣擧果朝所禮遇士林所尊尚後生末學何敢
侵侮噫壽恒尊之於前昌集攻之於後其父則欲罪其誣宣擧之人
其子欲罪其父所尊慕之人父子之論何若是乖乖相反而今僞司
救處顔之事以爲救護亞球之證恰是其父之事而善則爲之不善
則從之其亦異矣殿下試觀自古取人文字抉摘句註由成罪案者
果何如人耶殿下有堯舜之望所不至末乃蟻比鄉曲無賴犯法
秋曹之如球者肆然以爲聖祖卞誣投上寃書震驚上心煽動駭
機臣等竊念自古奸邪小人之陷害名賢君子也抉摘文字捃摭

語言牽合傅會措成罪案嫁禍士類流毒世道者章惇摭取司馬
光章疏誣以訕謗近則子光註釋弔義帝文斬析士類生為一世之所
咀嚼死為千古之所唾罵嗚呼聖明在上魑魅之徒豈宜意恣跳
踉於世今日父師輕重之下源流共偏之宗不待多談是非較然氏寅
之聖教今春之蠢斯有足以扶樹倫常有辭來後故娼嫉尤極者
淺夭巧詆惡言醜罵因有餘地而國是既定聖志既堅眈〻之視緝
〻之言為之少熄矣乃兹處分卒變以反成案惟彼一種醜正之徒
信然傍伺者始乃鼓簧於舌間所以甘心於先正父子歟而納諸坑坎
者巧潛之計凶悖之辭至球疏而極矣其吹洗於斷簡之中措禍於
泉壤之間視章惇子光尤有甚焉臣恐後曹幾輩又將接迹而

起斯文墜地大禍滔天幾不殆哉抑臣等尤有所絶痛者頃日中救
獨疏呈院則喉司以爲出此大論非一人可衛爲退之未句又爲未呈
彌以三道之疏較其日字張何以往來三道有此多人之聯名乎若曰事關先朝不得不捧
入云則豈可問人數多寡而爲之進退太學之疏以不捧稟啓而在球則不必持難汲汲捧入而
半夜門隙有若急變上告者然三司靡然引避望風摧謝乃以未見文集不及論列爲言喉舌
耳目表裏知應今日世道良可寒心噫嘻清朝臺閣之臣援拾玄球之餘論甘心隨人之稱而
莫知耻也以球疏所引隱然歸之於失言而不覺其碍逼於不敢言云者即誣毁孝廟之意也
雖其語句之詳畧不同而其主意則與球疏同圈套且曰語攝先朝事係重大正宜請討之
不暇何謂不敢輕論耶言意矛盾首尾衝决依違説去不成倫理置宣舉於有罪無罪之
間處玄球於半是半非之地陽斥陰附情狀綻露伏願殿下申加鑑燭亟行威罰政院

啓曰李弘踏到院疏固宜退却既有今日來呈之教不得不捧入之意敢啓傳曰送出給

左相金昌集劄略曰近以中琉球之疏論議紛紜是非靡定朝紳之間疑沮轉深吳命峻對琉

之疏必以尹宣舉書致無過之地可見其蔽惑之甚而至於徽慶遂又引柳子光事有若士

林之禍朝夕將發恐動天聽李弘泰挽舉宋時烈忿意詆辱以不罪中琉以爲聖朝之失臣

竊慨然尹宣舉雖有云云發既骨之人不可輕論誠而昌集不以聖君之事道 殿下

而乃以亂代之事勸之昌集之待 殿下可謂太薄矣且其勿論朝士儒臣此後疏章一併

勿捧之請此又章惇子光所不爲而昌集誰能爲之嗚呼痛矣且壽恒之贊揚宣舉靡不用

極而昌集則不然不徒辱其人黜其節而已乃並其稱奬者罪之視其文所云言議之相戾不

啻若燕越槩其意於毒正救邪而不知其遠背文意幾棄文言彼昌集豈獨望世之議

臣亦可謂其文之惇子可勝痛哉己九月 日 初十 文學呂必禧疏略曰世道危險戕害善類前後

何限而豈有如琢疏之巧憯奧邃哉自琢疏出舉世以嫁禍目之尚無懲惡之典實為失刑之嘆
不料扶植之論反出於吳膺之地臣竊痛之夫詆為小人々之常情子光之後豈若更無子光而註
釋文字陷人惡逆者如出一套則雖自以為非子光人孰信之今大臣之劄旨意深刻閃美機
括演出五疏勒成罪案者抑何意也自古權奸之欲蔽聰明以濟奇臆者多矣陰中言路之
奸只是暗地逞憾而已亦去仗馬之喻不過脅默而已豈有如今日大臣之眩惑天聽杜絶
言路也哉自有相劄以來士林憤鬱而 殿下於大臣曲副其意李弘濟之編配嚴慶遐之屛
竄一啓輒施 殿下偏信大臣之言今日竄一人明日竄一人欲以威制力勝如此不已臣
恐水壅而潰傷人必多伏願亟寢勿摔之命洞鑑是非明示好惡焉 致院啓稟傳曰
觀此呂必禧之疏湊合胥人之目加於憂國大臣逞意醜辱無所不至誠極駭惋文
學呂必禧罷職不叙此疏還給 幼學權必衡等疏略曰呂集上許新之劄昨日定配一疏

儒今日定配一疏儒噫嘻士禍作矣昌集欲以玄球為聲驅紬善類至以眞士禍等語敢
達於人主之前 殿下誠患之追詆累朝禮遇之先正毀去私家所藏之書板逐日
亂疏儒為眞士禍耶欲討誣告之一球為眞士禍耶其所謂不但止於中球之疏云
者虛張氣勢恐動上聽之意未乃以因渠劉而還止者正可見通文疏儒皆出
於相國之門其手脚心術於是盡露矣至若勿捧疏章之請尤極無嚴人臣告君
當十分審察明知洽當然後乃敢入告昌集始以如是處分後朝士儒生疏章並
勿捧為言如是處分四字豈人臣所可指揮於君父者耶及至人心公議齊憤則
乃又借或者之說還收請捧於數日之內箴矣君父惟意所欲趙高陰中言鹿林甫
輒亦一鳴而未嘗有禁於言鹿一鳴之前而今昌集之事趙高林甫之所不為有
湘如此國安得不亡乎昌集所為果眞出於調劑鎮定之計而殿下所以曲副昌集之

意望施威罰於多士者果亦出於調劑鎮定之道乎政院齎啓目上有勿捧之
命○判府事趙相愚劄略曰聞左議政金昌集劄請毁先正臣尹宣擧文集
板本且請禁朝士儒生之疏而聖上一一允從不少留難激風波於既定之後
被罪名於既骨之人毁印板救申球而極矣大臣雖誘以悶朝論之不靖獻鎮定
之長策而臣則以為其所以鎮定者乃所激之也如球者何足言哉至於勿捧章
疏大関後弊假令相劄十分正當猶不害於特詢處分而其所謂如是處分後
勿捧章疏者其可為彼此調停之道乎重為大臣惜之答曰有懷陳劄何所不可
而第引譏妄宜乎毁板是非大定紛紜爭卞之章不宜許捧也○判府事徐宗
泰劄略曰昨日大臣劄文敬公尹宣擧遺集毁板之命臣不勝駭嘆豈料聖明之
朝乃有此事也臣意聖明既明示是非則朝著之間必有正其誣人之罪者而議

誅不復行矣今大臣不惟不請其罪乃反激成其論夫據撫文字捏成罪案焚毁其書
者古或有之而非治世之美事嗟乎大臣何忍為此言以萬〻無理之謊言訴於上聽
加之於儒賢今日世變至此之極何所不有臣竊寃〻心噫即令世道交傷朝論日潰而枕
亶憂勞大臣雖不能鎭浮囂防讒搆而何乃身自推致有君上無前過擧臣於疏章勿
捧之請尤有慨惋者凡朝家處事毋論大小朝臣爭之草野言之所以採其公之
論務歸光明正大之域今者旣行一事先慮群議禁遏言路此豈盛世擧措而
後弊當如何也並賜反汗俾士心有所鎭靖變怪有所戢畏焉答曰左相劄意益出
鎭定激成推助斷非本意而亦非以尹宣擧歸之於誣毁也於大臣劄已諭予意是非
一定之後不可撓改矣○當在吳命峻疏下十九日戶曹判書趙泰耇疏答曰近來黨論
之弊可勝言哉當初分裂其端甚微末望滔天始則兄弟鬩墻終成秦越噫乎人心

世道莫可收拾寧不寒心此固群下之罪亦由殿下導率之不得其方也仍念先正臣
尹宣擧三世秉義固守東崗況傳家道學願有淵源當世大賢百代宗儒噫念不齊
論議多岐互相疵摘輕加侵辱甚非通理臣嘗非之彼此所爭俱是兩家私事推上朝
廷以惹三十年無限風波實是朝家大失着也戊寅以後聖教昭燭是非既定于今十九年因
源流別件之事增出許多紛鬧之端致令已定國是猝變夫源流之爲兩家所
編國人所知本不關於昔年所爭聖上之焚燬序跋到今又令并卷不可謂銷刻之得宜而誠有
不承權輿之嘆至於墓文擬書已經睿覽則殿下之不以此爲劈斷可知矣今乃留
而翻援之時欲爲轉移之一大關捩臣竊惑焉冀幸聖明更加審察焉答曰所陳
決難挽改也 二十六日 司直李喜溥疏曰臣最痛惜者大臣設有禁令遏絶之路也夫挾
摘文字演出註腳誅陷既骨之習此何等奸慝而居殿下輔弼之地者非但極意營

護挺身替當外托鎮定內懷傾陷或慮讒人之議已反坐噂人之詐夫諸爭下之疏請一切
勿捧十手所指無以自解則繼以無辜隨卽捧入操縱伸縮惟意所欲如是而可服人
心乎氣勢所壓黨論所汨靡然同歸於一套而不識人間有羞恥事世道至此無復可爲
矣自有此擧以來人言之稍逼於大臣者勿論其疏之入不入讒配相仍變情益激必欲以死
爭之而不知止備忘記大臣一劄稟出爲國司直李溥懸道封章侵斥大臣不遺餘力少
無顧籍極可駭惋罷職○左相金昌集劄曰臣於近來噂𠴲之言未嘗一一分疏者只
恐其傷事体而煩瀆聽非無可卞之語而然也伏見在外重臣之疏乃曰相臣之劄出
而士林之禍兆也臣未知毀其謗妄之書板果可謂士禍此等搆罪之言猶未足禍人
乎於其所尊雖有過失而寬恕之抱枉於望祖則雖有玷累而卞白之人並不見悪臣未
知其何義理也竊觀今日擧措非必勝公議則不止雖朝家威令亦有所不行若惟有亟黜

臣身可以帖然無事而所謂士禍可熄賢者可伸云云○又劄略曰臣仇敵滿國容身無
地惟有謝事歸田庶可息謗遠害而辭本今已五六而尚靳一俞惟臣未出之道豈不憫哉
今見孝善漢等疏其所以必欲甘心者益可驗矣臣固不當復為之發以觸其諱而迷滯之
見終未豁然也今寧相之正論大體亦安知非難收為辭故為此包藏之言耶○傳曰君宣舉
文集毀板事下教為日已多尚不舉行殊甚駭然是非一定斷不撓奪畫即毀板後啓聞事
分付本道○臨幽學儒生吳命尹疏槩昨陳為斯文下暴之章因喉司啓稟有勿捧之命
臣等不勝痛惋敢陳三百年贊閱古規更暴承宣欺蔽之狀乞賜處分以為多士之望
焉○十七日傳曰昔年下教是在擬書墓文未見之前今日處分正在擬書墓文既見
之後予心一悟是非自明雖謂之有辭後世可也又師輕重之說今不當更提而序跋
之還印亦其次第事適者吳命尹等身居首善之地掇拾醜正之論投進一疏誣辱先正

惟意欲所爲無顧籍而至若病敗濫多瘡疣百出締結勳戚鼓弄朝權言行事爲無非苛
以病國家而壞世道等語尤極絶悖不忍正視而詆毁儒賢無所不至於請序文燬絶亦
甚無嚴所當投畀而今始末減疏頭吳命尹爲先停擧○二十旨刑曹李弘迹恭任定配林
京極文川定配吳命尹掌議李普春御前停擧○左相金昌集劄請還收贈諡建
院之命去戊宣擧父子先正之稱金普澤疏請削其父子官爵勿復稱擬以儒賢並允之○
四十三年丁酉三月以文元公金長生從祀文廟自辛巳以後館學湖儒連上從祀之疏命議大
臣李世白申琓議金長生之學之功合聖廡之躋享權尚夏議臣師辛酉首發從祀之論
謹誦師說仰備財擇南九萬柳尚運崔錫鼎尹趾完以難慎獻議教曰先正道德予豈不知
尚此留難蓋出慎意而中外章甫同拜合辭屢十年籲懇公議所在蓋可見矣特令禮官
亟擧躋儀○忠清道進士李喜興等疏言金長生本以凡質生長大家假托禮說因竊虛

名世間有若是空空然儒者耶其所謂平生事業只有兩件冊子一曰喪禮備要六卷一曰
疑禮問解四卷又曰今日廟門一闢邪逕難防噫歎聞夫子之廟自此殆無隙地矣喜
鼎定配疏章還給○七月左相李頤命獨對獻納朴聖輅疏論獨對之非頤命上劄辭職答
曰稀對之事非今創行卿顧謂承宣同我隨入則尤無所失矣○備忘記五載沉綿之餘目疾
添重視物益昏酬應漸難國事可慮依國朝及唐時故事王世子聽政王世子再疏答曰
昨日批旨中訓戒之中備其式克欽承毋庸更辭且近日事處分而是非明可以不惑於百
世事關斯文顧不重歟故特言之予志決遵莫之或撓○領府事尹趾完聞相臣獨對自
安山舁疾入城上疏曰臣聞道路有言及東宮者老臣不死乃聞此報心膽戰指直欲碎首
丹墀而不可得惟我東宮睿質天成承事聖后至孝無間歡侍服事之節臣僚多
目擊而感泣者中遭變故無一毫幾微之形於外毓德三十年一國若不延頸願見豈意

今日乃有此事自古衰末之世陰邪不正之徒蘖芽其間敗人家國昔甲戌南九萬曲意

防遏竭誠調護誠以宗社安危稟在於此今九萬已矣只篤老垂死之一微臣而地

望輕微不能鎮伏人心言念及此心膽俱寒稱對之舉上下交失殿下安可以相臣為私人

相臣亦何為人主之私臣乎寘其中外驚惑國言喧譁乞言明命使一國臣庶曉然知聖

心之無間國本永固批旨未安又下備忘記今茲世子聽政遵依國朝故事而領中樞尹趾

完以篤疾之人汲汲入京有若國家安危迫在呼吸者然其舉措既極異常告君之辭亦不

擇發至於左揆則直以私臣一筆句斷驅之於罔測之科是誠何心噫大臣稱對非今日之所創

左揆所遭果有一毫近似於大臣之言耶此等傾軋之習反出於耆大臣今日世道無復可為

寧不痛慨不可不明言顯斥歟院知實趾完胥命後還鄉留疏曰臣九老垂死之年

乃以讒人見疑將何面目復立於世乎獨所恨者臣之所陳者宗社至計而君不省納乃

反疑臣至此竊恐殿下此心終爲亡國之根柢願殿下惟以安固國本爲第一義答曰昧
批旨中堲讒之教乃實際語也其敢曰無挾雜之意乎噫伊日大臣之匡救可質神
明諸臺之疏亦出憂愛則匡救之誠獨不及於卿哉以白首之年甘心壞亂朝廷乎痛之
○判府事趙相愚劄曰東宮聽政之教誠宗社臣民之慶正大光明之擧竊怪殿下始則
麾退承史行非常獨對之事旋復并進二三大臣密勿恣度一對二對至于三對而外
人耳目愈惑愈疑矣臣歸位三十年未嘗有過失聞於外者而猝有此未安之教抑
何故也故相臣南九萬憂之於甲戌崔錫鼎憂之於辛巳今也老成云亡其言獨存寧
不却顧而深思之耶○修撰洪萬遇疏言獨對之事終爲過擧領府事尹趾完憂國之
誠老猶未已擔曳之行路人感嗟瀝血之疏婦孺皆頌其精忠可貫金石殿下反責
以汲汲入城辭旨迫切大是情外九十老臣何求於斯世甘心壞殿下之朝廷爲殿下讒臣乎

向來人心驚惧久而靡定大小疏章交陳不已保護之道靡不容極而首相有持難之意
以前例之有無引喻之當否及於回啓之中林下儒相初無一言於上下危疑之際又不
獻議於告廟詢問之下大臣之爲國山人之調護恐不如是臣竊慨然上下嚴教竄
配蔚山○八月初一日王世子聽政處所以時敏堂坐向依歷朝參聞〻爲之群臣拜禮依
世宗朝所定一品以下再拜庭下世子不答惟宗室伯叔父及師傅陞堂再拜世子答拜
書筵依舊行之祭享亦依世宗所定宗廟山陵世子代行一依親祭例祝文依攝儀賓廳
日次大臣備堂入對承史如例準參用人用兵刑人事係至重兩宗戚上前內外大小官遞
職兩銓除拜禁府刑曹大辟處決兵曹軍兵上番習操歲抄宿衛遞代軍號省記宣
都城開閉等事并入啓下教爲下令傳旨爲徽旨依允爲依準啓辭爲達辭狀啓爲
狀達啓本爲申本啓目爲申目百拜爲再拜凡文書擧行政院每朔望抄錄達聞朝賀

儀註據世宗朝所定參酌古今作為新式儀仗宿衛比當時減數

四十四年戊戌二月世子嬪沈氏薨因禮曹啓大殿中殿服準家禮及大典五服圖嫡婦大功世宗朝顯德王后喪兩殿服大功世子服制古禮及國制皆為不杖期今則何以為之傳曰啓辭得宜并依為之自上以公除自成服日計九日而除○禮曹佐郎成震齡論喪制易月之非以公除為視事之限而服制則除於當盡之月議大臣教曰我國通喪足行古禮一洗紕繆獨於朞功之服易月之制猶存誠為欠闕今者成震齡以微末郎輒附執藝之義疏論喪禮意在復古其言極是實合予意今夫定禮宜從此喪儀習知處舉行○三月命復昭顯嬪姜氏位號園號愍懷○冊世子嬪魚氏

四十五年己亥正月前直長李楫請依太祖故事令耆老所引月廪行事特為允許仍命考出實錄〻無載錄命停止延礽君率諸宗上疏陳請答曰太祖西樓書諱之事

載於沈喜壽耆老所志生業重修序文中且宣廟朝去古未遠而晩年亦嘗擬行

云句之至追躡太宗故事則尤為明白而疏中並舉太祖盛事而永貽於來世之云甚

是依前下教舉行又教曰太祖入耆社後凡杖造入之事至今流傳此一款令該曹稟處

○二月上入耆社奉安御帖○持平金鎮商疏言世子私親改葬時望哭之非禮〻書筆

記仁章里禧嬪墓破舊墳發引改葬時邸下與嬪宮當有三度望哭之節而臺啓以

為昔伯魚之母死朞而猶哭夫子曰噫甚矣朞猶不可哭而況改葬乎況王朝之禮與正義

有異乎假若翼陵明陵或若遷改之禮而邸下不能親隨厥衛則不過素服望而已

又何以加其禮乎有令該曹處之〻全美人之訓非指改葬則今此援據未知襯合既已

仰稟大朝而蒙允今不敢別生他意大臣議皆以該曹啓為當鎮商卽避嫌允〻 上御景

賢堂行養老宴

卌六年庚子正月聖壽六十告廟陳賀○六月初八日上昇遐于慶德宮隆福殿大臣及東
平尉臨昌君入參但內延礽君主喪事分付○院相所稟無批答○依五禮儀兵曹嚴
諸衛謹守內外門及應宿之所凡干喪[表]事報于政府行移中外各供其職停樂三日撤市
率哭前禁嫁娶禁屠宰○龍襲時用翼善冠五禮儀首冠即幅巾也金集以為幅巾
用於龍袍之上則不相稱云故曾於己丑己亥甲寅皆用翼善冠今亦依此舉行合啓○
日成服王世子即位于崇政門尊惠順王妃為王大妃世子嬪魚氏為王妃追冊端嬪沈
氏為端懿王后告廟受賀頒教○群臣服制一依甲午定奪一遵宋子服議○館
學生尹志述等疏曰該書服制節目其小小品節姑勿論其大綱之違節目者多
矣己丑大喪時金集著為一書隨創以進其曰前銜雖即無官名在仕籍而反同士人
同為白衣尤極未安請令預備衰服發引時服以入臨似合事宜節目中為磨鍊其失

一也君臣之分至嚴雖同姓至親不敢以私服君今曰同異姓緦麻以上親云云何可處以
有服之親異同於其間耶其失二也朱子議凡官長外曾經侍從專奏事之官皆令
受杖而今六書參判參議漢城左右尹政院三司皆是侍從而得專奏事者職曾任
侍從及大將閫帥等任並不許受杖其失三也舉國臣民通行方喪之制此其大綱也今
訓鍊參事習讀以下外方僉萬戶陵殿參奉無肅拜前御堂下三品以下館學生不受
衰何所據也禮書中月議子院相及諸大臣習讀遵將陵殿官前御一體以斬衰成服
儒生與朝官不無差別以生布衣麻帶成服○禮書曰啓新受職人追服與否議大臣儒生
領相議小庶既服布帶麻與斬衰無異初入仕者雖不受衰未見其大段欠闕僉餘議
朱子服議曰遷官者從新貶官者從舊蓋如此然後可以隨處皆通無窒礙之患今依領
相議施行 七月晦 工判閔鎮遠啓曰子曰孟莊子之孝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也先朝舊

臣雖或稍拂已意必曰此先朝簡拔盡萬信任先朝舊臣雖不便已意必曰此先王熟講一

意遵行上曰此說好矣乙亞言徐宗交疏言殿下聽政淵默爲主事端疑晦輒靳問難甲

巳論辨或欠可否過於慎重若不出口疏批或與疏辭不相副不幾於罔有無稟全耶△

七月龍仁幼學趙重遇疏毋以子責春秋大義今殿下登寶位所生之親尚闕名號寂寞寢

閟祠宮蕭然一坏丘墓宿草荒涼伏想嚴廬哀疚之中必有怵然不自安者朝臣秩二

品尚有貤贈之典堂堂千乘之尊而無爵號之加於誕育之躬乎政院洪啓迪韓重熙 洪致中尹陽來

啓曰重遇敢曰階降弗咈微意存於其間先大王處分後丙戌以御使書啓敢書

爵號概然罷職丁酉咸一海上書敢書爵號以切痛爲教聖意所在昭如日星仙

寢未洽陰邪之徒敢逞嘗試之計若不嚴懲有嫌遵先備忘記重遇主意專

在定號此豈臣子所忍發口遠遠定配○執義趙聖復掌令朴弼正啓曰毋以子貴

春秋公羊之說胡傳論其非今此陰慝之疏決非一重遏所稱辨請嚴鞫依啓重遏引林景淡君吳遏
李受漸並嚴刑遲訊以三木道死乃清州儒生安鐸申涵權始經李德根等通文曰辛巳誣獄尚
忍言哉以誣育聖躬母臨六載之尊奄罹交構之讒遂陷不測之禍孝廟悽痛傷天道無然辱
之理人事有必伸之義今日逆臣不思所以昭雪乎變案答通曰己卯厚柱靈於孝陵乙卯
慘禍伸於宣廟姜獄亦伸而辛巳誣獄獨不伸於今日乎湖儒權世衡等通文曰一種凶徒乃以
辛巳伸下發通其心所在不可測掌議尹志述答云乘時闖發欲售舊憾今姑罰削亟行
懲討館掌議尹志述捲堂後所懷惟我大行大王辛巳丙申處分當道衛道之盡誠千萬古
所未有也即伏見判府事李頤命所撰幽宮誌文於辛巳則詳而不書於丙申則微婉其辭使是
非相混矣辛巳之變暗察難測而先大王明於燭幾謹於防患快赫乾斷明施典章其處分之
嚴正志慮之深遠求之簡冊實所罕見也其淑人心正士趣之意真可以建天地而不悖者也

顧命白首之顧瞻利害費盡機巧忘先王隆厚之恩藉他日誅賊之口敢以諱親之說依為
義理有若殿下真有可諱之親而臣下但有當諱之親者然噫此何言也惟我先大王傳序於
殿下為生民主殿下不敢復有私親義理至明辭已處分為國家萬世慮前後批旨明示聖
意炳如日星則殿下不復以他意存於淵裡道理當然相臣怵禍福權辭不章若使先大
王在於今日則相臣豈敢以此等語肆然於章牘之間哉其不忠無状之罪又不可勝誅矣亟
命他大臣改選於其所不可不書者痛快說去則先大王在天之靈可以少慰正言金樺啓曰
大臣所撰熟昧不明先朝志業者多矣改選之請嶪然於首善之地亟命擧行○右相李
健命劄言誌文既臣從兄所撰則改撰之命臣何敢可否也答曰誌文無關漏不可改撰○
獻納宋必恒啓志述以毒手挺身憑據詛戲搆捏元老語及私親遣意陰險請邊遠
定配○學儒趙徵疏言尹志述義理明正辭氣洞快足以感發士氣先大王聖慮宏遠

聖學高明伊昌聖教有曰為宗社也為世子也有曰深究義理是非大定今反滿關糊塗
戚烈不彰志述所搆當者今世所規避也所陳暴者今世所嗚嗚也所宜扶植奬勸而今乃繩
以重律天下後世將謂斯何同成均學宜顯大成金雲澤五啓洋儒一句空齋傳曰事體亦安
寗亂配遂寢。九月命五漢何蕃宋陳東歐陽澈祠于泮村。十月正言趙最壽疏言乾綱細
而黨勢張翼異室恭默無所措為今日廷臣何敢自生疑惧為討日溪操切上躬無所不至〻尹
志述而極矣為君父諱親乃臣子至當之義志述何人必欲暴穢往事於大文字自絕其
所生之恩加非理於君父萬、功痛人於所生私親不幸遭變者古亦有之情雖未伸恩不
可絕志述之始倡館儒同氣味者驚愕分散人心之所同可見志述懷辟獨當不獨君臣之
分掃盡抑恐彝倫之重斁絕律正編配而紛然群救還寢成命國子堂上尹蓍持操功浮
於儒生又論李楨翼之背犯副校理申昉剳論最壽眩惑聰聽網打朝臣不加嚴斥反下溫批

此輩自在先朝蓄怨含憝潛摩暗揣必欲一逞請罷依允○京畿儒生金行進湖西進士洪瀹等疏請斬志述以正無父無君之罪任敞禎頭一體按法靈光儒生金無黨等救志述作重遝仍請禧嬪位號祠堂別立事○平壤星判府事李頤命上疏大行大王誌文物情不滿臣請出疆後命臣詞臣刪正廟堂之不奉教何也所謂關畧非臣偏漏窃附古人諱親之義安知遂見必合事理惟俟罪責○承旨李真儉疏言今日廷臣甘心死黨追提不忍之說敢肆擠功迫脅之習趙重遇尹志述即其所使也重遇托恩而悖義志述假義而絶恩殿下與含憤隱忍一任羣下之厳毋寧快正志述仍治黨與之伸救者申銋之悖妄無異志述挺身伸救加以可尚等語且其同罪懲治趙最壽一疏辭嚴義正而諸臺擊去丁酉獨對大臣不待承史遵前投廷於延英一步地已非人臣光明底道理入對說話史臣不書外人不知就曰臣枚則不可謂必有是事至今四載中外

人心莫不兇兇為罪臣以為遽然獨對為可罪獨對以後事不欲勒抑深罪以傷忠恕第大臣
赴京上劄請得銀貨以丙子使行時彼人所引大明會典為言非人臣所敢言丙子請封備徐文
重進上价彼言會典中諸侯王年滿五十正室無子然後始許承襲云不許封典其後再請
得準至今東方臣子皆痛恨我殿下正位春宮三十年代理萬機累接北使彼必不虛但
議大臣持採敵怨援引為恐動之計此何心也所謂應行常典雖不費一錢自可順成大萬
銀貨用之何處至於誌文不欲斥言蓋出諱親之意而末乃在遠封章自作物議請改文
字於刻役之後似若啓志述今日之舉若然疑偽可見也至若新錄事出入閱忽遽手
御遑忙跡同承案事近娼張主之者春澤之帰甚勳之孫其他不無藍等所當削
改〇院啓丁酉歸對時事先朝遽即悔悟誕下綸綍兩聖之間慈孝無間彼輩儉以
愠懟先朝之徒乃於先陵墳土未乾之時汲汲投疏必欲一反先朝大小處分請削出不允〇

十二月延接都監啓曰勑使稱以皇旨要見國王弟子侄及宗室事臣等以國王姑無
儲嗣王弟二人一則昨年無子身故一則疾病沉篤不得運動亦姑無子宗室則無
近屬又曰王弟雖病也欲相見王弟何嬪所生要其代為婦辭錄出示諸宗親使殿
接見亦命陪侍御座譯官謂事大以後所無之事決不可奉行勑使曰此事不欲奉行則
領相係為文字以示俺等見此後不為諮關即當復路云臣等縷縷爭執終不聽右相
趙恭者劉言勑使稱以皇旨要見國王弟子侄及宗室備局書示王子某嬪所生
出娶某氏噫噫此何舉也已示之書今無可奪之勢皇旨末端只云這表章傳於朝鮮
國王妻子侄句喻凡十四字而已何嘗有弟宗室等語王子某嬪所生出娶某氏之文耶
備局所云皇旨據何旨而然耶何不以皇旨中亦無據理力塞耶設令真有皇旨豈無便
方之道而一從其言書示惟勤上國為失禮陪臣為冒嫌今日王子諸宗室豈敢安於此哉

參書示事今揆再三牢塞出於不得已憂愛之忱可不感佩今相金昌集左相李健命劉
言王弟要見之說臣等以病牢拒其辭雖寢至於其嫡所生出娶某氏之句語皇旨有
無難則此諸請見無甚關重彼方以若不奉行則不詣闕即復路爲言不宜一味揮斥以
惹事端右相劉論答責臣不勝駭惑答右揆此劉斷斷無他卿等爲國之誠予已稔知
忠清道儒生李夢寅持斫刀入闕上疏曰今相昌集之無狀國人皆曰可殺而喉院騎省只知
有昌集不知有君父討復之疏一切壅蔽苟長此習弑父與君何所不至殿下忍令志述揭辟
僇辱我殿下誕生之親臣不欲與此賊并生於孝治之世也先王既得元良定策儲位一種凶徒
常懷不滿之意及至辛巳之變如敞奎瑞禎翊之輩交投凶疏無所不至於絕恩之言猶不能
發諸口今志述倡發不逞之說其徒紛紜營救今揆者亦托泮儒游辭解人情之可惡莫大
於辱親殿下置之度外頃者鎮商欲阻望哭禮於遷葬之日使殿下不得伸人子一慟而殿下

朝除夕遷恩點點絡續有若崇奬者然今日成逆述未必非殿下啓之也陽來則威渴衛
吏使冠儒服儒者不敢進於九閽司馬門不入之事不棄造之矣矧今北使出來多
般恐喝莫測端倪昌集與北使往復之後臣民驚惧有若何樣禍機迫在朝夕此
何時勢此何文家隱獨對大臣輸去天萬貨起承宣之頭惑當國首相書給
一張紙致右揆之驚慮今日人心安得不波蕩乎殿下 然深宮之中恃以為國者果
誰耶惜乎右相當危疑之際一向退卧豈所望於彼相哉伏願先斬逆述明既晦之彝
倫扶正昌集定已散之人心焉令相金昌集創言倡相創語不勝危悖鄉儒繼起
列危險至於持兵器闌入禁中莫非臣遲回坐犯衆怒而然也答曰未覽儒疏不
必介懷左相李健命判府事趙泰采刑判李宜顯等啓曰夢寅持刀入宮門過禁
川橋曾未聞之變慘原疏推入親覽處分上曰入之健命曰夢寅原疏請罷令相

改疏則別論他事成命之下改呈欺瞞蒙問日嚴處分昔年記夢寅等擅入敦化門歐
打軍卒今有司科治夢寅原疏托以焼火疏下安重烈補以改書來呈刑判啓日李夢寅
沈得祐趙榮等原情志述數論之罪今相解救之後措臣之分母子之義滅絶無餘以
討賊之義封章呼閽喉院騎省俱以賊述之黨一向壅蔽故果偶斫刀陪疏入關東漢梁
冀殺李固杜喬其弟子趙承等腰斧詣闕太后赦之又郭亮左提鉞右秉斧詣闕
上書雖以梁冀之凶逆亦許以持斧撲殺非冀之所不為昌集忍為之耶麁朝禹偉以白衣持
斧入闕上書我朝趙穩持斧伏閤矣身此舉古今何殊改疏事治書入城始聞今相其兆彼
徒復書給說話尤篤々篤儔殿下之春秋幾何嗣續有無元非望日中所聞昌集無
端書給使人々抹去春秋二字以年字翻譯持去此何舉也宗室二字元無彼人之文
跡緣爾以諸宗班列坐御座之後等語再三面奏啓亦何意也矣等為此阻論之舉而乃擲

碎疏函疏裂破疏本中疏書先王及何等尊敬之地而被禁卒蹴裂抛疏痛哭相與付火

更思之曾未及相議所在鄉疏下添入未安故拔去挾推入命下之後悉觀此所供危險誣陷

挾刃突入自有當律傳曰除刑推議處要演杖一百三水充軍得佑受杖九十後三年定配

景宗德文翼武純仁宣孝大王諱昀 字輝瑞

肅宗戊辰十月二十日丁卯誕降于昌慶宮就善堂庚午冊封王世子乙亥入學行冠禮庚子六

月戊申即位于慶德宮崇政門甲辰八月二十五日乙未昇遐于昌慶宮環翠亭

妃恭孝定穆端懿王后沈氏 籍青松

僉正贈領議政青恩府院君浩女肅宗丙寅五月二十一日誕降于好賢坊私第丙子冊封

世子嬪戊戌二月七日昇遐于昌德宮長春殿景宗庚子追冊王妃春秋三十三惠陵 在崇陵左岡酉坐四月十九日葬

繼妃敬純孝仁惠穆宣懿王后魚氏 籍咸從

領敦寧咸原府院君有龜女肅宗乙酉十月二十九日誕降于崇教坊私第戊戌冊封世子嬪

庚子進封王妃英宗庚戌廿九日昇遐于　春秋廿六　懿陵與大王陵同原

元年辛丑正言金商賁疏言大患以後一種不逞之徒迭出潛試李眞儉樂聞壞亂無一

完人獨對事先大王明喩大臣之無罪可質蒼天不意丁寧到今甚悶是豈忍為餽貨

事去來元金傑完雖欲搆罪其求成說乎○判府事李頤命疏言臣敢到境上聞尹志

述論臣不忠李眞儉請治帥對貸作貸之罪臨陳同灘席藁請罪答曰志述事直俟之

乘賞至于甚痛之卿其要必復命副使李正摩上書下曰書狀朴雲輅疏言眞儉嘻嘻甚矣

辛完大事亦無大費云萬元疑係前還納徵雖欲巧誣末如何矣正言李聖龍掌令

朴致遠持平李廷熠並疏論眞儉命投畀○承旨金時炯啓庭試不遠丙申疏儒方在廢錮

景宗

請斬劉觀光係允○二月大司成金雲澤啓丙申疏儒英命尹林象極蕭誣辱先正在先

朝投畜歃懲者今亦可強拂公議勒辭重罰請寢成命始煖疏上而申疏儒所坐何等首伏山仰
之儒宗揆被萬古所無之惡名始則奸黨作俑以爲賊秩闖出未見相臣述之首尾排布後
先知應陷人於惡逆之目者都不過挾摘文字羅織罪案造意陰慝設計玄慘其子先
舊事同一手段吳命君林象極等倡率同志尊賢衛道扶正斥邪凜凜正氣振勵愚習
可嘆而不可罪山林既肯之人本不關於世路宵小逞毒誣及泉壤黨習已痼力拒公議
雖朝謫小人暮罰百人奚足以懲其口而折其氣哉倘非盛德許多名下士將不知幾人死
於嶺儒今雲溪輩集二人盛氣凌誣尤極可笑相繼藏疏并力釀成毀板追削無所不
至故數千多士相率倡下時勢所壓終至被罰成命將行科期隔宵游辭潛試緬經且門
戲乙公相金昌集既言蔓更臚列罔非極罪白地傅會抑勒構陷始煖之疏尤極
陰校其宜舉嫌入議已欲推其黨敵引寧考比況其身陰是賊鷸狼藉唱和文字俱存

焉可誣也鑄說以逼尊為罪故特為幽陰之語藏頭酎酥故先王驟見
未能覺察既已覰破情狀乃為切膚處分明正始燬乃欲藉先王最初
未定之教以為左契殊不知臣所承批旨有曰處分已正又曰士禍兆矣說
極未安又曰今茲毀板豈不正當又曰今日事是非不啻黑白之易辨又曰庶
有一毫近似於士禍又曰明示好惡處分嚴正此等幽陰之說終不敢眩惑于
聽又曰向使慶遂之說得行則其流之害真士禍作矣凡此聖教昭於日月
可俟百年況聖上在東宮批答明白峻切不可勝誦仙馭已遠渭可矯
誣不畏聖明之赫然臨照乎臣仇怨滿朝讒構百出乞許放田俾全性命
○金始燬疏言相臣之怒臣辱臣無所不至又襲前日誣陷儒先宗
臣不料聖明在世乃有此凶猾臣上憑之怒若背親病國之狀不一而足

權移主上罪關宗社前後負犯國人切齒尚今偃息輦下可謂王法之大
寬其何能盡諸人類與議世論是非哉只以殿下過於慰藉故縱恣貪猥
愈往愈極惡矣殿下有延同敵如良聾粉顧何足論明明去正言李聖
閔於廷臣爭下而意於持人輒藉重以爲脅制上下之計此等情態爲臣
切痛之〇正言李聖龍啓斯文大備是非已定先王處分昭若日星殿下
道承堅如金石近來疏指不勝屈而不敢提此事者畏先王也畏公議也
金始煥積平日慍懟之志乘羣陰躑躅之機始請解罰嘗試聖意
終及李事熒惑天聽乃丙乙後疏儒自先朝認爲已解者矯誣先
旨得罪公議搢紳大臣閔有紀極請逮鞫仁恭〇持平李廷熽疏救
金昌集李頤命且曰趙泰耆直走家僮投上一疏有若非常之變

迫在呼吸者然所謂陪臣冒嫌王子敢安云尤極危險彼之請見只是拘哈
冒嫌二字何所指的豈敢安三字帶得背間之意如使大臣有一分追念
疇昔之意豈果忍此耶及夫國言喧藉十年矣指則又覓出孝友二字
乃上有一分益親愛等說無端陳聒眷而歎之難掩手脚不忍正視厶
右相趙壽泰言臺臣之叱罵詬辱名以大臣得此古今所無其執而為奇
貨不過冒嫌不安等說殿下試思之此等懸空事理其有不可言之理
乎若使朝廷一從此使之言君臣上下混被其罰則犯分失禮乖国軆
忝大臣其何越視要今廟堂將如許義理據禮明言以塞彼言也於王子諸家
必無所碍今以惎閒嫁禍等語公然騰口此豈忍為先事緣陳本得欲禮之
正但無不安之事言之者何所顧慮聽之者毫無可嫌所謂周遮彌縫為果

何事也世道多喪人心陷溺君臣之分禮義之方全不知爲何事惟務黨同伐異不顧事理是非體貌之如何李廷熽亦以罵僇之語曰使相臣斷斷無他只當勿許請見而已何然以冒嫚敢妄等語加之於骨肉之間乎公刑判李宜顯疏言近來朔望輒有初獻磨鍊之教聖候未寧有妨拜跪而然耶摩精抑亦有不可極條揀李重協啓伏聞聖候脚部有酸痛之候以此不便拜而然耶此後殿負雖扶掖行禮恐似無妨若難勝之時明白下教以解外人之惑焉備忘記孝寧殿殿負損行實出於脚痛李重協纏纏煩達心切慚恧縱欲强爲其勢不由諸臣知悉公判府事李頤命疏言臣家先王大恩河海莫量人謂不盡誠模盡日目臣究痛欲死義理至微可俟百世奉使時事萬目所睹有何疑隱煽動沮說疑亂一時千古所未聞使千人分其罪誅九族而猶輕臣家此悉義豈敢自容於覆載之間乎

五月校理趙文明疏畧曰善醫人者先治受傷之本善治國者先治受病之源
惟朋黨是已自古亡國之事非一而莫烈乎朋黨之禍〻于漢禍于宋暨我
皇明卒至生民塗炭社稷丘墟而後已豈非有國者昭鑑乎殿下之國甚
病矣比如人心腹臟胃無一不病血脉支體無一不傷死亡澶〻對病求藥起
死回生之術莫如打破朋黨〻一事而已朋黨之事非一大者五是非不真也
用人不廣也紀綱不立也言路不開也廉恥都喪也皆死症也有一於此足以
亡國救之〻道不過皇建其有極也奚為是非不真自有黨論以來甲是乙
非甲非乙是所是也以一善掩百過所非也以微眚棄大德不問道理以角
勝為務奚為用人不廣自有黨論以來愛憎僻而私欲勝幸門開而公道
絕賞罰不明好惡失正百隷怠惰國體不尊奚為言路不開自黨論以

當國者類皆樂於自用悼於周詢喜人佞己惡人議己肆雜令於上使人不
敢言其長短奚爲廉耻都喪自有黨論以來禮讓漸壞傾奪成風進
退所関得失所在鮮不橈奪是非勤定賢路塞用人不廣才遺後紀
綱不立而主威不能伸於下言路不開於下情不能通於下廉耻都喪風
化大壞矣彼此黨甚幾半一國此邉豈皆君子彼邉豈皆小人乎究其議
論之差頗則過中失當無彼此也論其立心之偏陂則吹覓傾軋同一套也人
才地望則俱無不可用者也噫朋黨之禍古豈無之賢邪顛倒渠分絕
然若漢之南北部宋之元祐熙豐是也在上非如桓靈徽欽則亦別至晶
進退不難惟今之黨則不然善惡優劣無甚異同陰陽黑白無甚分別
擧一黨盡未必皆賢擧一黨盡棄未必皆惡不得已參用而過均平

則范忠宣調停之論又未免為苟且之歸終莫如建極之道令殿下以此大公
至正之心建極于上勿論彼此惟賢是用使上下庶臣曉然知上意所在則將
不日於變之休上優答之仍令廟堂稟處令上全昌集曰趙文命疏大體則好
矣而說弊易救弊難只言建極而不言若何則建極也朋黨之患自古有之我朝
論議之岐貳已過百年自列聖以來終未能去蓋為國之道不可不分邪正明
是非是非不明邪正不分則危為大亂之道故歐陽脩朋黨論最為至切凡為
人主不患其臣之為朋黨只當卞其孰為君子之朋而用舍而已左相李健曰
文明之論大意則好而不過一場空說話也分別邪正乃破朋黨之第一件事也
其疏中彼此兼取爭做實業極好矣上曰大司憲李縡疏言殿下即位以來凡百
施措委靡怠緩了無一言一事可以答天心慰民者望以親尊事進諫者甚悉

不得感回天聽日睠備忘少可鮮羣下之惑苟充此心善端發見油然有火燃泉達之勢日月易得孝思無窮往者不可挽来者猶可追殿下不於此除展哀更待何時四享定式大違事體禮典殿下又不克一践其言則及今改圖尤有光於日月之更此後享享必量筋力而行要自盡聖情方可以大慰中外之心永係神望矣苟或不然但曰前日備望使人曉然每每攝行羣下又從以莫敢言則是上以御人之諫下而成主之過臣不敢不妄陳于先事之式人主深居九重本源之微未易窺測有諸内形諸外者自不能掩殿下臨朝視政專尚淵默凡於是非黑白之卞殆若無適無莫大小政令一切置之游汎之域若有一箇身心不相關渉者然是以下之所承奉者寧補苴彌縫苟度時日若隋深井之中如是而能爲國者未之有也殿下試看前史曷嘗有臨御之初終年不開講筵乎承宣入對之規近亦廢而進見益

踈親政之擧或有以緩急倒置遣賓廳次對國之重事而屢邅吁咈不過一唯字荅
如是則雖三接之勤亦何益哉深拱九重罕見臣隣未敢知所親者誰歟所倣措者
何事歟人心盡心喪德非徒聲色馳騁爲然一念未免足爲喪邦根柢甚可畏也天
災譴臻人心日離私意日肆義日乖亂綱日頹然而循不至遽止者先王德澤之在
人也殿下其於何恃而自逸乎今臣切陳先格之義殿下若又日留意而已則臣復何
望乎○閏六月引見時今相金昌集啓殿下深居拱默不肯留意於國事諸臣袖
手恝視惟思奉身而退崔奎瑞自先在朝久而退野鄭澔權愔李晩成金興慶李
光佐諸人或稱身病或以親病斂退無意造朝洪致中省歸不還李縡還出鄉
庄此外居輦下而不樂從仕者亦多有之豈不慨惜願特下備忘引咎自責則諸臣
豈不感激而殿下亦宜自謀激勵奮發痛改前轍則一綿之間風采頓變矣左相

李健命曰殿下備忘令政院代撰務以至誠惻怛為主而二者之中指一下教
何如上曰唯戶判閔鎮遠曰令此別諭令政院代草往復於大臣入啓好
矣上曰依為之判義禁崔錫恒啓金始煥所懷無隱以言獲罪惘畏疏
決其意安在健命曰判禁所陳非矣吉君直截謂之無隱始煥轉之層
激二月之靡不可遽放○戶判閔鎮遠啓居憂顏色之戚哭泣之哀未有感
動群下大小奔享絕無親行尚未一閒根本之地如此而其何以示民出治乎
是以群下解體大小失望矣有奉公之意祖宗三百年基業先王五十年
志事至殿下身終不免墜絕伏願即命該曹上曰當留念矣○掌令朴致遠
疏論吏判崔錫恒先王深惡痛斥不可以進退百官之柄更授見斥之人
以啓群小覬覦之門○校理趙文命疏匪上前祛朋黨疏四朔居外故見

朝家無甚刮目但見朴致遠迎擊銓長之疏出矣惟彼重臣髮短心長勤勞
忠順特立於羣聯衆罵之中挺然無所動先公後私憂國盡瘁洵亦豈
不知西蓋以爲君去此一人於此他可保來久無事忍爲此大慚愧之擧
猝不肯傳觀者一拊掌乎若謂全於出致遠則不足責不然則盡此許
者其亦限生怯矣臣實哀之○吏判崔錫恒疏臣在西銓時行私除拜甬
以勤則何不登時刺擧乃於移拜後追論耶丙申改政罷後以棠院事
叩旨遽下羽音以政注事特命罷職無何用大臣言甄復葉院下敎狀示
悔悟繼周年文授兩銓伊時委折大略如斯而經加論斥若不早退未
知賊機至於何境○令相金昌集啓臣於趙尚健金相玉事訟有所懷全
東弼蓋謂尚建肅朕相濫等近來黨目甚互相攻擊東弼疏專出

於敗國事之計其言不足爲嫌大人別樣敦迫承旨宋成明疏新錄定奪輒去
玉堂無人才彦林立公然東閣肩面互擬用舍偏係趙尚健金相玉決無可之
勢相好者必欲充出而兩司之濫錄催促尤可笑矣右相李健命劾宋成明以濫錄事
直驅諸臣於把囊之科令相金昌集劾堂錄自先朝有命金東弼巧計沮敗宋成
明又襲東弼銓智以爲捨此則無以傾朝廷是胥聽故也修撰俞拓基正言金龍慶
疏伸尚健相玉 ム 修撰金東弼疏臣年前一疏専出擧世之公論潛鋒毒前後交加尹
錫來故作隱語拖及先故臣祖被謫安有彷彿於尚健輩而畜怒於論事之人逞毒於已
故祖先是可忍爲金昌集造秦援拾錫來餘套身爲大臣口業之無倫乃至此乎
ム 八月二十日正言李廷熽上疏請建宗社大計令殿下春秋鼎盛尚無繼嗣伏惟我
慈聖哀疚之中以此益加憂慮而我先王在天之靈亦必睹顧矣況我祖宗曾有已

行之今與豈非今日所當遵奉者乎上稟慈聖下議大夫臣既定宗社之大計

答曰議大臣稟處是夜初更令相金昌集左相李健命來詣賓廳啓曰原任

大臣政府西壁大卿判三司長亦郎御將以入爲對之地傳曰允二更大臣卿宰

入侍金昌集啓 指臣之言乃宗社大計以大臣不言爲咎臣等難免之責矣

指言至此孰敢異議守判府事趙泰采左相李健命曰茲事不宜一刻遲

緩故深夜仰請矣戶判閔鎭遠兵判李晩成刑判李宜顯工判李觀命判

尹李弘述左參贊任埅大憲洪啓迪大諫洪錫承旨趙榮福校理申晢等

請對皆陳達上曰允從矣曰集聖上〻奉慈聖不可不知稟而如此處分必

得自筆然後可以奉行上曰當依爲爲之諸臣退出閤外三更後復入對

昌集曰果爲稟達而奉受手札耶上曰藥紙曰此矣集折視之一書延礽君

三字一慈殿諺教使命展讀畢史官翻書諺教曰孝宗血脈先王骨肉只此主上
與延礽君而已有何他意予意如此下教于大臣宜矣諸臣嗚咽曰不勝悲感矣
使命曰承旨以傳旨書出乎上曰唯承旨書傳旨閒稱號于大臣使命曰恭請大
王以太宗爲儲嗣稱爲世子然以太祖方御極之故而古史以弟爲嗣稱太弟臣等
退當博考而姑先書以儲嗣恐合事宜上曰唯承旨乃書傳旨曰以延礽君某爲儲
嗣昌集還納慈殿諺教及礽君三字于上前承旨曰儲位已定凡干節目禮堂
擇指舉行旨允之禮書啓自古人君立弟爲後皆封太弟稱號定以王世弟
又啓延礽君入宮傳曰九月初六日定行罷漏後諸臣罷出上許王世子上疏辭位
答曰予以不穀已過三十歲尚無儲嗣又有奇疾茲以仰稟慈聖俯循群情以
儲貳之任爾其小心翼翼孜孜勤勤以副國人之望因命承旨往宣自疏批前

○二十四日司直柳鳳輝上疏伏聞者廷臣疏請建儲聖批以議大夫稟處爲
答臣稟聞末已不勝驚惶憂惑矣翌朝始聞大臣與諸宰入對亟
從臺言爲請仍請仰稟慈聖得手筆下教退出閤外夜深後又以
慈手不容淹延更召承傳仰達政具更對處分已定云有國建
儲何等重大而時之大臣之大在江外不遠地者邈然不知原任
卿宰之初招不進者亦不更招排遽此悤畧無顧念國體底意
臣未知此何擧也且世受國恩致位宰列當此之時何敢畏鈇鉞
之誅以負我先王與殿下乎惟我殿下再娉中壼今僅數年
當集處遑仍居諒闇嗣續有無姑可論而殿下寶齡方盛
中宮年纔踰笄日後螽斯之慶臣民之所顒望者兩宮

有疾妨於誕育則固當竭誠醫藥靡不用極而未聞有念及於此者乃於即
阼之元年猝然爲此擧其故何哉殿下嗣服方周歲矣臣民方拭目於新化
之初則始疏所謂國勢岌業人心渙散者未知何據而發也設有如其言
者當軸大臣所宜博訪廣議從容陳白使中外曉然知其爲某緣某由而今
乃然不始使如迷懞癡騃無識草草陳請有若嘗試者然及稟處二字
之教乃於更鼓已深之後登對力請雖十乃已決廷燁和應之狀昭不可掩矣
至若事之不可不仰稟慈聖者則亦當以稟定之意仰達而退俟下教則事體
當然既請入稟旋請出直再請之啓至謂不可淹延便同使令強行督促此
可謂無人臣禮者耳曾在殿下之誕生也乍顯久無嗣非不遲矣而前席下
詢之際諸臣以姑觀數正宮無斯男之慶而王子年長則有司自當建請之不

暇爲言當日臣子夫豈有他意哉蓋所以重陛本而尊陛體也人臣事君之道當
如此而今則不然北〻之慮〻有萬不容差過者照半夜嚴廬一請再使莫重
莫大之舉終至於草率之故陛體大輕殊不成樣人心疑惑久而靡定臣誠莫
曉何以至此臣忽聞國家舉措之非常雖其成命已下毋容更議而大臣請
臣愚妄迫脅也罪不可不明正而殿下之庭無一人言之者茲不避越俎冒
死陳之伏願啓自今凡於事爲之間斷自宸衷而行之無使威福下移仍正
大臣以下罪犯焉憂悶不遑寧處傳曰先大王以情民之明濬慮予之無副
矣到今予之疾恙漸加無從斯恐敬承付托之重晝夜憂悶不遑寧處苟
爾思惟之極日昨始踈無非爲宗社重國本正合先大王之盛意及予憂嘆
之志故仰稟慈聖則孝宗大王血脉先大王骨肉只有予與延礽君下

不出乎此也慈教至切不覺涕泗噫予有一分嗣續之則何有此教乎既
定儲嗣宗是宗社無疆之福也柳亦予所大望也柳鳳輝之疏出於千
萬意慮之外而語涉狂妄此何人斯何如是乎不可亂之卿等論
以啓達是夜令左相及大憲洪啓迪大諫俞崇司諫申晳掌令宋
道涵正言李聖龍校理申昉等啓鳳輝凶懷不滿有動搖國本意
不道之罪彰露情跡無餘請設鞫嚴問以正王法傳曰允ム右相趙泰耉劄略
儲嗣已定慶幸罔喻冊禮都監之未由〻運動包遂答曰勉副ム倫忘記鳳輝
鞠問過當極邊遠竄大臣三司請依前批設鞫依啓趙泰耉劄頭不書職名曰鳳
輝至有設鞫之舉何至於是耶國有大慶處分已定之後有此進言誠可謂
謬妄而其心則出於為國赤忠斷〻無他故相臣李敬輿當孝廟承儲之時

主守經之論其時雖被竄逐而未廟即作首先登庸卒為名相戊辰諸臣
毋非體國盡忠之人而何嘗以一時爭論有所鞫問之事乎今日忠於殿下
者後必盡忠於儲君今其言雖甚狂妄為國盡忠遽命鞫治豈不大損於
容諫之道乎尊人主以撲殺言者恐非盛世之美事伏願亟收成命答曰覲
卿劄果知鞫問之過當故議大臣稟處賓廳啓設鞫事不允傳曰依前備
忘遠竄三司合啓右相請引乙酉戊辰事右相凶逆向跡中胄嫌二字已極非
常今又營救凶賊請為先削黜不允△兩司答啓日昨會議乃是國家莫大之
事而判府事金宇杭終不赴召國有大慶而劄辭每頰忤之意請罷職不允
△二十五日 王世弟上疏昨見柳鳳輝疏毛骨俱竦心膽如墜不得不敢陳危苦之狀
五日之內連上四章臣罪萬隕亟命羅歸答曰柳鳳輝狂妄之說何足介懷如此

之時如此之人何代無之不無不安之端安仁仍辭承旨宣喩又疏臣並疏以柳鳳輝之疏不得不難於胃當為言以臣之言添鳳輝罷臣不安尤萬萬伏砍使鳳輝無至大庭啓曰可不留意以仁△九月至十月賓廳三司連啓鳳輝兩司請趙巻者削黜皆不允